

生理集要

卯

易學啓蒙

家禮

律呂新書

欽定皇極

理氣

天文

地理附潮汐

鬼神

性命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四

易學啓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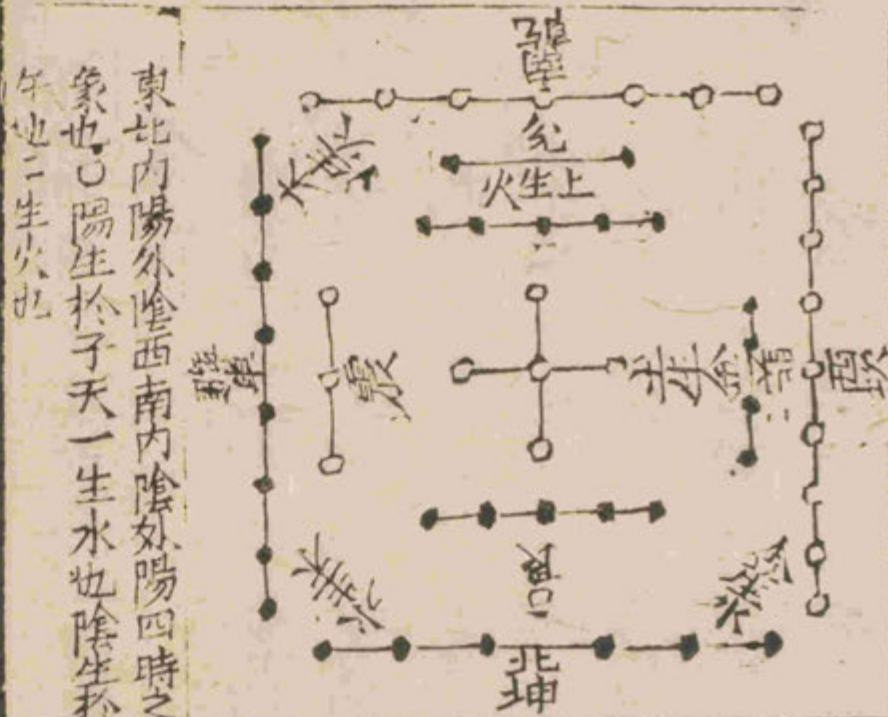
聖人現象以畫卦撰著以命爻使天下後世之人皆有以決嫌疑定猶豫而不迷於吉凶悔吝之途其功可謂盛矣然其為卦也自本而幹自幹而枝其勢若有所迫而不能自己其為著也分合進退縱橫逆順亦無徃而不相值焉是豈聖人心思智慮之所得為也哉特氣數之自然形於法象見於圖書者有以啓於其心而假手焉爾近世學者類喜談易而不察乎此其事於文義者既支離散漫而無所根著其涉於象數者又皆牽合傳會而或以為出於聖人心思智慮之所為也予竊病焉因輯旧聞為書四篇以示初學使毋疑於其說云



一六居下
二八居左
五十居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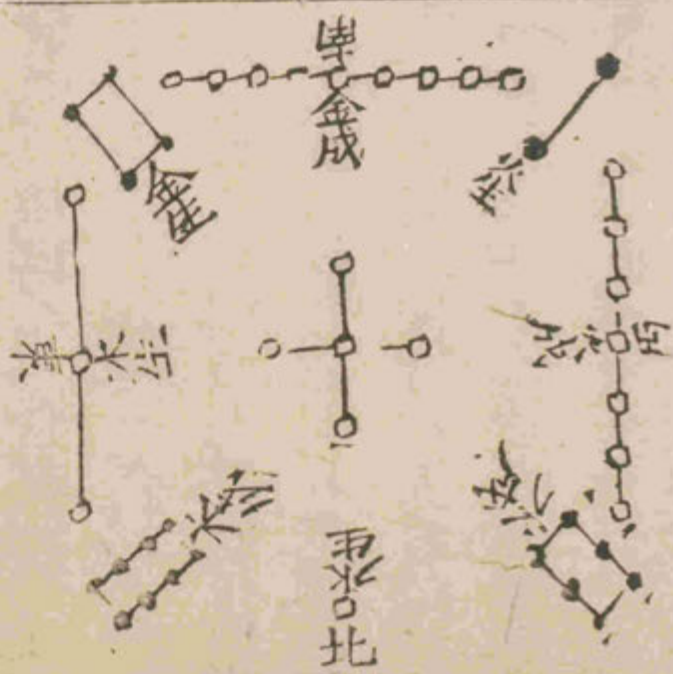
二七居上
四九居右

河圖



東北方陽外陰西南內陰外陽四時之象也。○陽生於子天一生水也陰生於午也二生火也

洛書



戴九履一
二四為肩
六八為足
左三右七
水克火火克金金克木木克土土克水

河圖以相生為序故左行自北而東而南而西復始而北洛書以相克為序故右行自北而西而南而東而中復始於北

易大傳云河出圖洛出書聖人則之

劉歆云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錫

洛書法而陳之九疇是也河圖洛書相為經緯八卦九章相為表

裏

八卦者相為表裏

陳潛室曰經緯之說非是以上下為經左右為緯大抵經緯

正緯言其變而二圖互為正變主河圖而言則河圖為正洛書

為變主洛書而言則洛書為正而河圖又為變要之天地間不

過一陰一陽以兩其五行而太極常居其中二圖雖縱橫變動

要只是參互呈見此所以謂之相為經緯也表裏之說亦然蓋

河圖不但可以畫卦亦可以明疇洛書不特可以明疇亦可以

畫卦但當時聖人各因一事以垂法後世伏羲但據河圖而畫

至各因一事

以垂法後世

生理集要卷四

河圖

一

卦大禹但據洛書而明疇要之伏羲之書卦其表為八卦而其裏固可以為疇大禹之叙疇其表為九疇而其裏固可以為卦此所以謂之相為表裏也

曆紀之數肇於此

邵子曰圓者星也曆紀之數其肇於此乎方者土也畫州井地之法其倣於此乎蓋圓者河圖之數方者洛書之文故羲文因之而造易禹箕叙之而作範也

曆法合二始以定剛柔二中以定律曆二終以紀閏餘是所謂曆紀也州有九井九百畝是所謂畫州井地也

天一地二天三地四天五地六天七地八天九地十天數五地數五五位相得而各有合天數二十有五地數二十凡天地之數五十有五此所以成變化而行鬼神也

河圖洛書

此夫子所以發明河圖之數也天地之間一氣而已分而為二則為陰陽而五行造化萬物終始無不貫於是焉故河圖之位一與六共宗而居乎北二與七為朋而居乎南三與八同道而居乎東四與九為友而居乎西五與十相守而居乎中蓋其所以為數者不過一陰一陽一奇一偶以而其五行而已所謂太者陽之輕清而位乎上者也所謂地者陰之重濁而位乎下者也陽數奇故一三五七九皆屬平天所謂天數五也陰數偶故二四六八七皆屬乎地所謂地數五也天數地數各以其類而相求所謂五位之相得者然也天以一生水而地以六成之地以二生火而天以七成之天以三生木而地以八成之地以四生金而天以九成之天以五生土而地以十成之此又其所謂各有合焉者也積五奇而為

二十五積五偶而為三十合是二者而為五十有五此河圖之全數皆夫子之意而諸儒之說也至於洛書則雖夫子所未言劉歆所謂相為經緯表裏者可見矣

四子說及河圖之數

胡玉齋曰相得則取其奇偶之相為次第辨其類而不容紊也
有合則取其奇偶之相為生成合其類而不容間也相得有合四字該盡河圖之數又云相得有合在十干甲乙木丙丁火戊巳土庚辛金壬癸水便是相得甲與巳合乙與庚合丙與辛合丁與壬合戊與癸合便是各有合也

每數所以不同

或曰河圖洛書之位與數其所以不同何也曰河圖以互生數統五成數而同處其方蓋揭其全以示人而直其常數之體也洛書以互奇數統四偶數而各居其所蓋主於陽以統陰而肇其變數

之用也

朱子各系所重

胡玉齋曰河圖數十十者對待以立其體故為常洛書數九七者流行以致其用故為變也常變之說特各系所重者為言非謂河圖專於常有體而無用洛書專於變有用而無體也

圖畫數皆以五居中何如

曰其皆以五居中者何也曰凡數之始一陰一陽而已矣陽之圖圓七可徑一而圖三陰之象方七者徑一而圖四圓三者以一為一故參其二陽而為三圍四者以二為一故兩其一陰而為二是所謂參天兩地者也三二之合則為五矣此河圖洛書之數所以皆以五為中也

慈西山曰天下之方聲出於一闔一闢天下之方理出於一動一靜天下之方數出於一奇一偶天下之万象出於一方一圓

尊陽之義助
於此

胡玉齋曰陽大陰小陽饒陰之故陽得用全而陰惟用半其尊
陽之義實昉於此矣

洛書以奇
數為主

然河圖以生數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生數之象焉
其下一點天一之象也其上一點地二之象也其左一點天三之
象也其右一點地四之象也其中一點天五之象也洛書以奇數
為主故其中之所以為五者亦具五奇數之象焉其下一點亦天
一之象也其左一點亦大三之象也其中一點亦天五之象也其
右一點則天七之象也其上一點則天九之象也

三同異

其數與位皆三同而二異蓋陽不可易而陰可易成數雖陽固亦
生之陰也

胡玉齋曰數則河圖自一至十洛書自一至九之數位則東西

南北中央之位皆三同而二異者圖書之一六皆在北三八皆
在東五皆在中三者之位數皆同也圖之二七在南而書則二
七在西圖之四九在西而書則四九在南二者之位數皆異也
陽不可易專指一三五陰可易統指二七四九成數雖陽指七
九固亦生之陰指七為二生數之陰九為四生數之陰也二四
則生數言雖屬陽然以偶數言則屬陰不得謂之陽矣故可易
七九以奇數言雖屬陽然以成數言只可謂之陰矣故可易

曰中央之位既為五數之象矣然其為數也柰何曰以數言之通
乎一圖由內及外固各有積實可紀之數矣然河圖之一二三四
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六七八九十者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
於其生數之外洛書之一二七九亦各居其五象本方之外而二

四六八者又各因其類以附於其奇數之側蓋中於為主而外者為客正者為君而側者為臣亦各有條而不紊也

董鍊問曰夫河圖之數不過一奇一偶相錯而已故太陽之位即太陰之數太陰之位即太陽之數見其迭明迭陽相錯所以為生成也朱子曰所論甚當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河圖相錯之說尤佳

胡玉齋曰在圖者陽生陰生在書者陽奇陰偶而皆以陽為尊也圖之數十積之為五十有五書之數九積之為四十有五皆可以紀其實也然以中五計之圖之一二三四者生數之陽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六七八九十者成數之陰也又各因五而得數以附於五生數之外中者為主則外者為客矣書之一三七九者四奇數之陰也各居其中五本來方位之外而

二四六八者四偶數之陰也又各從其類以附於四奇數之側正者為君則側者為臣矣

圖數之類不同何如

曰其多寡之不同何也曰河圖至全故極於十而奇偶之位均論其積實然後見其偶贏而奇乏也洛書主變故極於九而其位與實皆奇贏而偶乏也必皆盈其中也然後陰陽之數均於二十而无偏耳

胡玉齋曰河圖偶贏而奇乏者也三十天二十五也洛書奇贏而偶乏者天二十五地三十也河圖虛其中之五則洛書虛其中之五則陰陽之數均於二十矣

曰其序之不同何也曰河圖以生出之次言之則始下次上次左次右以復於中而又始於下也以運行之次言之則始東次南次

圖書之運行之序不同

中次西次北左旋一周而又始於東也其生數之在內者則陽居
下左而陰居上右也其成數之在外者則陰居下左而陽居上右
也洛書之次其陽數則首北次東次中次西次南其陰數則首西
南次東南次西北次東北也合而言之則首北次西南次東次東
南次中次西北次西次東北而究於南也其運行則水克火火克
金金克木木克土右旋一周而土復克水也是亦各有說也

胡王齋曰河圖則左旋相生洛書則右轉相克一六爲水二七
爲火三八爲木四九爲金五十爲土河圖則水生木木生火火
生土土生金左旋一周而金復生水也洛書則水克火火克金
金克木木克土右轉一周而土復克水也

曰其七八九六之數不同何也曰河圖六七八九既附於生數之

外矣此陰陽老少進退饒乏之正也其九者生數一三五之積也
故自北而東自東而西以成於四之外其六者生數二四之積也
故自南而西自西而北以成於一之外七則九之自西而南者也
八則六之自北而東者也此又陰陽老少互藏其宅之變也洛書
之縱橫十五而七八九六迭爲消長虛五分十而一合九二合八
三合七四合六則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其合焉此變化無窮之
所以爲妙也

胡王齋曰此一節專言圖書七八九六之數以分陰陽之老少
也七九爲陽陽主進由少陽七而進七之上爲八故踰八而進
於九故九爲老陽六八爲陰陰主退由少陰八而退八之下爲
七故踰七而退於六故六爲老陰進則饒故老陽饒於八少陽

性理有要卷之四
小正集卷之四

名少互藏其
文交何如

饒於六退則乏故老陰之於七少陰之於九進而饒者陽之常
退而乏者陰之常此所謂正也以言其變老陽數九由一三五
積而成於四之外四老陰之位也此二老互藏其宅之變也七
八則非由積數而成七與九皆陽故少陽七自九來而居於二
之上三少陰之位也八與六皆陰故少陰八自六來而居於三
之上三少陰之位也此二少互藏其宅之變也其在洛書雖縱
橫有十五之數實皆七八九六之迭為消長一得五為六而與
南方之九迭為消長四得五為九而與西北之六迭為消長三
得五為八而與西方之七迭為消長二得五為七而與東北之
八迭為消長大抵數之進者為長退者為消長者退則又消消
者進則又長六進為九則九長而六消九退為六則九又消而

六又長矣七進為八則八長而七消八退為七則八又消而七
又長矣虛五分十皆虛中五之外則縱橫皆十以其十者分之
則九者十分一之餘八者十分二之餘七者十分三之餘六者
十分四之餘也參伍錯綜無適而不遇七八九六之合焉此所
謂變化無窮之妙也

曰然則聖人之則之也奈何曰則河圖者虛其中則洛書者物其
實也河圖之虛五與十者太極也奇數二十偶數二十者兩儀也
以一二三四為六七八九者四象也析四方之合以為乾坤離坎
補四隅之空以為兌震巽艮者八卦也洛書之實其一為五行其
二為五事其三為八政其四為五紀其五為皇極其六為三德其
七為稽疑其八為庶徵其九為福極其位與數尤曉然也

胡玉齋曰伏羲則河圖以作易也置之數十積之為五十有五
虛其中十與五考象大極也補其散布於外者凡四十以一三
七九為陽儀者二十以二四六八為陰儀者二十此則之以生
兩儀也以一三四之位而為六七八九之象此則之以生四
象也析二七之合則二居南為乾而二補東南隅之空以為兌
析三八之合則八居東為離而三補東北隅之空以為震析四
九之合則九居西為坎而四補西南隅之空以為巽析一六之
合則六居北為坤而一補西北隅之空以為艮者此則之以成
八卦也大禹之則洛書以作範也未必拘拘於書之位次以定
時之先後然自一至九之數莫有以默契聖人作範之心故自
初一之五行包天地自然之數餘八法則是大禹參酌天時人

事而類之不必盡協於火木金土之位也

曰洛書而虛其中則亦太極也奇偶各居二十則亦兩儀也一二
三四而合九八七六縱橫十五而互為七八九六則亦四象也四
方之正以為乾坤離坎四隅之偏以為兌震巽艮則亦八卦也河
圖之一六為水二七為火三八為木四九為金五十為土則固洪
範之五行而五十有五者又九疇之子目也是則洛書固可以為
易而河圖亦可以為範矣且又安知圖之不為書書之不為圖也

耶

胡玉齋曰四方為乾坤離坎四隅為兌震巽艮者蓋一六老陰
之數而書卦為艮坤艮居六坤居一也三八少陰之數而書卦
為離震離居三震居八也四九老陽之數而書卦為乾兌乾居

九疇子目

洛書身以爲
八卦

九兌居四也二七少陽之數而畫卦爲巽坎巽居二坎居七也
此洛書亦可以爲八卦也九疇子曰者五行五五事五八政八
五紀五皇極一三德三稽疑七庶徵十福極十一總五十五也
曰是其時雖有先後數雖有多寡然其爲理則一而已但易則伏
羲之所先得乎圖而初無所待於書範則大禹之所獨得乎書而
未必追考於圖耳且以河圖而虛十則洛書四十有五之數也虛
五則大衍五十之數也積五與十則洛書縱橫十五之數也以五
乘十以十乘五則又皆大衍之數也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
而通爲大衍之數矣積五與十則得十五而通爲河圖之數矣苟
明乎此則橫斜曲直無所不通而河圖洛書又豈有先後彼此之
間哉

胡玉齋曰洛書之五又自含五而得十者下一點含天一之象
上一點含地二之象左一點含天三之象右一點含地四之象
中一點含天五之象所謂五自含五而得十通在外四十爲大
衍之數積五與十而得十五者以其所含之五積之則含五與
十而爲十五通在外四十而爲河圖五十五也

朱子曰某一生只看得大學啓蒙兩件文字透見得前賢所未
到處○看得啓蒙方見得聖人一部易皆是假借虛設之辭○
聖人見河圖洛書而畫八卦然何必圖書只看此鬼亦可以作
八卦數便在中可起古聖人只取神物之至者耳

一書者得神
文字卷
有書天師
易
看無許以作卦
聖人取神物
之至

伏義八卦

乾坤縱而六子橫



文王八卦

震兌橫而六卦縱



易大傳曰古者庖羲氏之王天下也仰則觀象於天俯則觀法於地

視鳥獸之文與地之宜近取諸身遠取諸物於是始作八卦以通神

明之德以類萬物之情○易有太極是生而儀而儀生四象四象生

八卦右以次天地定位山澤通氣雷風相薄水火不相射八卦相錯

數往者順知來者逆是故易逆數也○雷以動之風以散之雨以潤

之日以烜之艮以止之兌以說之乾以居之坤以藏之右以方

邵子曰此一節明伏羲八卦也八卦相錯者明交相錯而成六十

四也數往者順若順天而行是左旋也皆已生之卦也故云數往

也知來者逆若逆天而行是右行也皆未生之卦也故云知來也

夫易之數曰逆而成矣此一節直解圖意若逆知四時之謂也

以橫圖觀之有乾一而後有兌二有兌二而後有離三有離三

而後有震四有震四而後有巽五坎六艮七坤八亦有次而生焉此易之所以成也而圓圖之左方自震之初為冬至離兌之中為春分以至於乾之末而交夏至焉皆進而待其已生之卦猶自今日而追數昨日也故曰數往者順其右方自巽之初為夏至坎艮之中為秋分以至於坤之末而交冬至焉皆進而得其未生之卦猶自今日而逆計來日也故曰知來者逆然本易之所以成則其先後始終如橫圖及圓圖右方之序而已故曰易逆數也

文曰太極既分而儀立矣陽上交於陰陰下文於陽而四象生矣陽交於陰陰交於陽而生天之四象剛交於柔柔交於剛而生地之四象八卦相錯而後萬物生焉故一分為二二分為四四分為八八分為十六十六分為三十二三十二分為六十四猶根之有

卦相禱牙

幹幹之有枝愈大列愈小愈細列愈繁

胡至亦曰此一節申明八卦相錯而為六十四卦有此圓圖也

即子以卦二卦為太極

邵子經世演易圖以一動一靜之間為太極以動靜分而儀以陰陽剛柔分四象以太陽太陰少陽少陰分統於震為天四象以少剛少柔太剛太柔分統於艮坤為地四象所謂八卦也動而陽靜而陰太極生而儀也一奇為陽儀為圖左方一偶為陰儀為圖右方左為下故自下而上交於陰而生陰陽二象右為上故自上而下交於陽而生剛柔二象而儀生四象也陰交於陽而生乾一為太陽兌二為太陰陽交於陰而生離三為少陽震四為少陰此四卦者皆自陽儀中來故為天之四象柔交

於剛而生巽五為少剛坎六為少柔剛交於柔而生艮七為少剛坤八為太柔此四卦者皆自陰儀中來故為地之四象四象生八卦也八卦相錯而後万物生焉一卦之上各加八卦以相間錯則六十四卦成矣

是故乾以分之坤以翕之震以長之巽以消之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也乾坤定位也巽一交也兌離坎艮再交也故震陽少而陰尚多也巽陰少而陽尚多也兌離陽多也坎艮陰浸多也

胡玉齋曰震者長之始雷以動之也歷離兌而乾則長之極而為陰陽之分限矣乾以君之也巽者消之始風以散之也歷坎艮而坤則消之極而為純陰之翕聚矣坤以藏之也此所以長則分分則消消則翕翕則復為長而循環無端也乾至陽也居上而臨下故曰君以震離兌之陽得乾而有所君宰坤至陰也居下而括終故曰藏以巽坎艮之陰得坤而有所歸宿兌謂乾以分之則動而陽者乾也靜而陰者亦乾也乾實分陰陽而无不君宰也朱子嘗言天地之間本一氣之流行而有動靜靜可以其流行之体統而言則但謂之乾而无所不包以動靜分之然後有陰陽剛柔之別正此意也夫如是則諸卦皆乾之所君宰

圣人特以君言之造化貴陽之太義至人扶陽之至意昭昭矣乾坤以陰陽之純定上下之位震一交兌離再交由一陽之交以至二陽之交也巽一交坎艮再交由一陰之交以至二陰之交也故初交為震則陽尚少再交為離兌則陽浸多矣初交為巽則陰尚少再交為坎艮則陰浸多矣

先天扶陽之至意

氣流

又曰无極之前陰含陽也有象之後陽分陰也陰為陽之母陽為陰之父故母孕長男而為復父生長女而為姤是以陽起於復而陰起於姤也

坤復之間乃为无極自坤而反推之於前以至於姤为无極之前皆是以陰含陽而含此陽自復而順引之於後以至於乾为有象之後皆是以陽含陰而分此陰坤陰含陽為復之母故曰孕長男而為復乾陽分陰為姤之父故曰生長女而為姤乾坤定上下之位離坎列左右之門天地之所闔闢日月之所出入是以春夏秋冬晦朔弦望晝夜長短行度盈縮莫不由乎此矣胡王曾曰乾坤定上下之位天地之所以闔闢也離坎列左右之門日月之所以出入也歲而春夏秋冬月而晦朔弦望日而晝夜行度莫不胥此焉耳豈拘於卦晝陰陽之間哉

翁思齋曰卯為日門太陽所生酉為月門太陰所生不但日月出入於此大而天地之開物雖始於寅至卯而門彌闢閉物雖始於戌至酉而門已闔一歲而春夏秋冬一月而晦朔弦望一日而晝夜行度莫不由乎左右之門所以極替致離功用之大也

先天學心法也故圖皆自中起萬化萬事生於心也

胡玉齋曰此明圖之所謂太極也圖從中起者心法也心為太極而萬化萬事生於心圖之中亦為太極而儀象卦生於中也雖無文吾終日言而未嘗離乎是蓋天地萬物之理盡在其中矣

萬物用天

先天心法

至元平年

天地萬物之理
尽在其中

先天八卦之圖圓者為天方者為地體分乎而用合乎一天地
萬物之理盡在其中仁者見之謂之仁智者見之謂之智見有
限理無窮終身玩之而不厭也

又公卿而治

易太傳曰帝出乎震齊乎巽相見乎離致役乎坤說言乎兌戰乎乾
勞乎坎成言乎艮萬物出乎震震東方也齊乎巽巽東南也齊也者
言萬物之潔齊也離也者明也萬物皆相見南方之卦也聖人南面
而聽天下嚮明而治蓋取諸此也坤也者地也萬物皆致養焉故曰
致役乎坤兌正秋也萬物之所說也故曰說言乎兌戰乎乾乾西北
之卦也言陰陽相薄也坎者水也正北方之卦也勞卦也萬物之所
歸也故曰勞乎坎艮東北之卦也萬物之所成終而所成始也故曰
成言乎艮神也者妙萬物而為言者也動萬物者莫疾乎雷撓萬物
者莫疾乎風燥萬物者莫燥乎火說萬物者莫說乎漙漙萬物者莫
潤乎水終萬物始萬物者莫盛乎艮故水火相逮雷風不相悖山澤
通氣然後能變化生成萬物也

文得天地之用

是者之象

邵子曰此明文王八卦也至哉文王之作易也其得天地之用乎
故乾坤交而為泰坎離交而為既濟也乾生於子坤生於午坎終
於寅離終於申以應天之時也置乾於西北退坤於西南長子用
事而長女代母坎離得位兌艮為耦以應地之方也王者之法其
盡於是矣

本先天卦而為後天卦此其所以得天地之用乾坤由南北而
交則坤上乾下而為泰離坎由東西而交則坎上離下而為既
濟乾陽始生於復復子之半也坤陰始生於姤姤午之半也寅

乃離之位坎交離而終於寅申乃坎之位離交坎而終於申以
 應天之時也故乾坤身變而為後天乾既退震乃代父始事而
 發生於東方坤既退巽乃代母繼事而長養於東南坎得坤位
 離得乾位艮為未陽兌為未陰以應地之方也先天主乾坤坎
 離之交其交也將變而無定位天時之不窮也故曰得天之用
 後天主坎離震兌之交其交也不變而有定位地方之有常也
 故曰得地之用

易者一陰一陽之謂也震兌始交者也故當朝夕之位坎離交之
 極者也故當子午之位巽艮不交而陰陽猶雜也故當用中之偏
 乾坤純陽純陰也故當不用之位也

後天八卦正而對者則取其交偏而不對者則不取其交也自
 其交者論之震東兌西為交之始當卯酉之中朝夕之位也離
 南坎北為交之極當子午之位天地之中也自其不交者論之
 巽艮居南北之東北於乾坤陰陽為猶雜故巽稍向用而艮全
 未用所以為當用中之偏乾坤居南北之西北于巽艮為陰陽
 之純所謂父母既老而退處於不用之地也

先天之孝心也後天之孝迹也出入有死生死者道也
 熊氏曰先天造化之初由心出迹之孝後天生物之後因亦求
 心之孝心亦皆虛而神識出入于有死生死之閒不能為物
 所礙也

先天後天
 一立何如

乾坤縱而六子橫易之本也震兌橫而六卦縱易之用也

先天乾南坤北于象為縱離東坎西正東北巽西南兌東南艮

西北于象皆為橫後天震東兌西於象為橫離南坎北艮東北巽東南坤西南乾西北于象皆為縱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无朕之目太極之判始生一奇一偶而為一畫者二是為兩儀其數則陽一而陰二兩儀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二畫者四是謂四象其位則太陽一少陰二少陽三太陰四其數則太陽九少陰八以陽七太陰六四象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三畫者八於是三才畧具而有八卦之名矣八卦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四畫者十六四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五畫者三十二五畫之上各生一奇一偶而為六畫者六十四則兼三才而兩之而八卦之乘八卦亦周於是六十四卦之名立而易道大成矣昔於其上各卦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七畫者百二十八矣七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八畫者二百五十六矣八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九畫者五百十二矣九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十畫者千二十四矣十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十一畫者二千四十八矣十一畫之上又各生一奇一偶則為十二畫者四千九十六矣此焦貢易林象卦之數蓋以六十四乘六十四也若自十二畫王又各生一奇一偶累至二十四畫則成千六百七十七萬七千二百一十六變以四千九十六自相乘其數亦与此合引而伸之蓋未知所以終極也

朱子曰太極而以四象八卦此乃易之綱領開卷第一以孔子發明伏羲畫卦自缺之形体孔子而後千載不傳節康節明道

禮儀典卷之四
禮記

二先生知之蓋康節始傳先天之學而得其說且以此為伏羲

之易也說卦天地定位一章先天圖乾一至坤八之序皆本于

此易之心髓全在此如不敢奢言輕說其意非偶然也明道以

為加一倍法其法明孔子之言又可增最切要矣○易中七八

九六之數因一二三四便見六七八九老陽位一便含九少陰

位二便含八少陽位三便含七老陰位四便含六數不計十推

此又先儒未嘗法先儒但從中間進退而已

黃瑞節曰陳瑩中云先天之學以心為本其在經世書者康節

之余事耳又云聞先聖之函微先天之顯不在康節之書乎然

則朱子以前表章尊敬此圖者了翁為有見也

蔡西曰曰虛一分二掛一揲四歸奇乃天地四時之生万物也

其奇數策數以定陰陽老少乃万物正性命於天地也生著以

分二掛一為卦揲四歸奇為用竒卦以竒數為體策數為用在

天地則虛其一而用四十九在万物則文掛其一而用四十八

此聖人所以知變化之道也

家禮

凡禮有本有文自其施於家者言是則名分之守愛敬之實其

本也冠昏喪祭儀章度數者其文也其本者有家日用之常躰

固不可以一日而不脩其文又皆所以紀綱人道之始終雖其

行之有時施之有所然非講之素明習之素熟則其臨事之際

亦無以合宜而應節是亦不可一日而不講且習焉者也三代

之際禮經備矣然其存於今者宮廬器服之制出入起居之節

知祭禮

必不虛

此又先儒
昔年
吏即于爭

此易之心髓
此易

此易之心髓
此易

禮記卷之四
家禮

朱子家
之旨

皆已不宜於世世之君子雖或酌以古今之變更為一時之法
然亦或詳或畧死所折衷至或遺其本而務其末緩於實而急
於文自有志好礼之士猶或不能舉其要而困於貧寒者尤患
其終不能有以及於禮也喜之愚蓋而病焉是以嘗獨窺觀古
今之籍因其大躰之不可變者而少加損益於其間以為一家
之書大抵謹名分崇愛敬以為之本至其施行之際則又更浮
文敷本實以竊自附於孔子從先進之遺意誠願得身同志之
士熟講而勉行之庶幾古人所以修身齊家之道慎終追遠之
心德可以復見而於國家所以崇化尊民之意亦或有小補云
楊復曰先生家禮明大宗小宗之法以屬愛禮存羊之意此豈
家禮之大哉所繫諸書所未暇及而先生於此尤拳上也○
祖堂二章合在祭禮篇今以報本反始之心尊祖敬宗之實
有家名分之守所以開業傳世之本也故特著於篇端使觀
知所以先立乎其大者而此後篇所以周旋升降出入向背之
曲折亦有所據以攷焉

冠禮

司馬溫公曰古者二十而冠上者成人之道也成人者將責為人子
為人弟為人臣為人少者之行也將責曰者之行於人其禮不可以
不重也近世以來人情輕薄過十歲而總角者少矣彼責以四者之
行豈知之哉往上一自幼至長愚駭若一由不知成人之道故也今雖
未能遽革且有十五以上俟其能通孝經論語粗知禮義然後冠之
其亦可也

禮記卷之四
家禮
七

婚禮

溫公曰凡議婚姻當先察其婿在婦之性行及家法何如勿苟慕其富貴婿苟貧矣今雖貧賤安知異時不富貴乎苟為不肖今雖富盛安知異時不貧賤乎婦者家之所由盛衰也苟慕一時之富貴而娶之彼挾其富貴鮮有不輕其夫而傲其舅姑養成驕妬之性異日為患庸有極乎借使因婦財以致富依婦勢以取貴苟有丈夫之志氣者寧不愧乎夫世必好於襁褓童幼之時輕許為婚亦有指腹為婚者及其既長或不肖死或見有惡疾或家貧凍餒或喪服相仍或從宦遠遊遂至棄信負約或致訟者多矣是以先祖太尉嘗曰吾家男女必俟既長然後訂婚訖通書不數月必成婚故終身无此悔

上孫所當法

乃子孫所當法也

文中子曰婚娶而論財夷虜之道也今世之貪鄙者將娶婦先問其裝之厚薄將嫁女先問聘財之多寡是乃馴威賈婢鬻奴之法豈得謂之士大夫婚姻哉世俗生男則喜生女則厭至有不吝其女者用此故也然則訂婚姻有及於財者皆勿与為婚姻可也

黃瑞節曰士昏禮謂之媵盛蓋以士而服大夫之服乘大夫之車則當執大夫之贄矣

程子曰昏禮不用樂豈是幽陰但古人重此大禮嚴肅其事不用也

喪禮

溫公曰古者天子七月諸侯五月大夫三月士踰月而葬今王公以下皆三月而葬然世俗信葬師之說既擇年月日時又擇山木形勢以為子孫貧賤富貴寿夭尽繫於此而其為術又多不同爭論紛

吉重此大禮

甚盛

注禮記卷之四

卷之四

七

小引有年考之曰

不參

十一

有無聖孝奇

廉范重百三
八首書贊

死時可決至有終身不葬或累世不葬或子孫衰替忘失處所棄捐
不葬者正使殯葬實能致禍福為子孫者亦豈忍使其親臭腐暴露
而自求其利耶恃禮傷義无甚於此或問家貧鄉遠不能歸喪則如
之何曰子游問喪具夫子曰稱家之有死子游曰惡乎齊夫子曰有
毋寸禮苟无矣歛手足形还契懸棺而定人豈有非之者哉昔廉范
千里負葬郭平自賣其墓豈待曹富然後葬其親哉在禮未葬不變
服食粥居廬寢苦枕塊盖憫親之未有所歸也世又有客死焚柩而
收煨燔葬者夫孝子愛親之肌膚故歛而藏之殘毀他人之屍在律
仇嚴况子孫乃悖謬如此其始盖出於寇胡之俗浸染中華行之既
久習以為常而莫之怪豈不哀哉延陵季子適齊其子死葬於贏博
之間孔子以為合禮必也不能歸葬也於地可也○古人大勲德

季子合禮

二卷史書是
與人作銘石

季子墓墓
多言

勅銘鍾拆藏之宗廟其美則有墓碑以下棺秦漢以來於命之上庶
贊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降及南朝後有誌銘埋之墓中使其人
果大賢耶則名聞昭顯眾所仰流播終古不可掩蔽豈待碑銘以
為人知使其人不賢也雖強加采飾徒取譏笑隋文帝於秦
府僚請立碑帝曰歎求名一卷史書足矣何用碑為徒妄人作鎮石
不此實語也今既不能免依其誌文但可直叙鄉里世家宦簿始終
而已季札墓前有石世稱孔子所篆云嗚呼有吳延陵季子之墓豈
在多言然後人知其賢也

檀弓曰始死充充如有旁既殯瞿也如有求而弗得既葬皇也如有

望而弗至練而慨然祥而靡然○喪服四制曰仁者可以觀其愛焉

知者可以觀其理焉強者可以觀其志焉禮以治之以正之孝子

三十三卷六十五

一八史書

十一

惟弟貞婦皆可待而察焉。曲禮曰居喪未葬讀喪禮既葬讀祭禮
喪復常讀樂章。雜記三年之喪言而不語對而不問喪大記父母
之喪非喪事不言既葬于人立君言王事而不言國事大夫士言公
事不言家事喪服四制百官備百物具不言而行事者扶而起言而
後行事者扶而起身自執事而後行者面垢而已凡此皆古禮今之
賢孝君子必有能及之者自餘相時量力而行之可也

祭禮

溫公曰凡祭主於尽愛敬之誠而已貧則稱家之有疢疾則量筋而
行之財力可及者自當如儀

朱子曰程子之言以為高祖有服不可不祭雖七廟五廟亦止於高
祖雖三朝一朝以至祭復亦必及於高祖但有疏數之不同耳疑此

最為得祭祀之本意。齊黃近世行之墓次不知於禮何據張魏公
贈謚只告於廟疑為得體但今世皆告墓就未免隨俗耳

張南軒曰墓祭非古也然考之周禮則有家人之官凡祭於墓為尸
是則成周盛時固亦有祭於其墓者非制禮之本經而出於人情
之所不忍又理亦不甚尊則先王亦從而許之其必立之尸者乃亦
所以致其精神而示一之者非體魄之謂其為義亦精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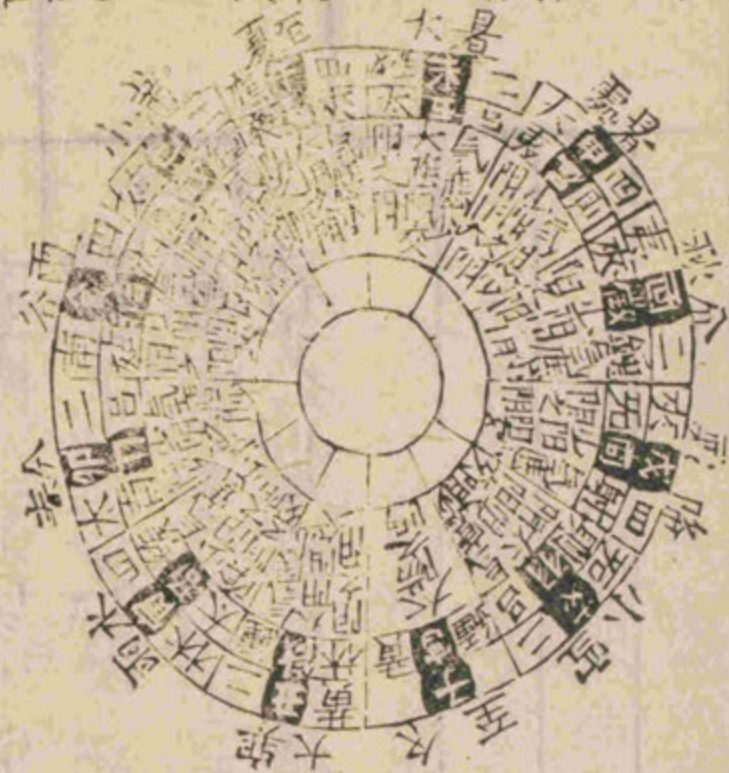
律呂新書

古樂之於文矣然秦漢之間去周末遠其器與尸亦有存者故
其道雖不行於當世而其為法統未有異論也逮於東漢之末
以接西晉之初則已浸多訛矣歷魏周齊隋唐五季論者愈多
而法愈不定爰及我朝功成治定禮宜有作建隆皇祐元豐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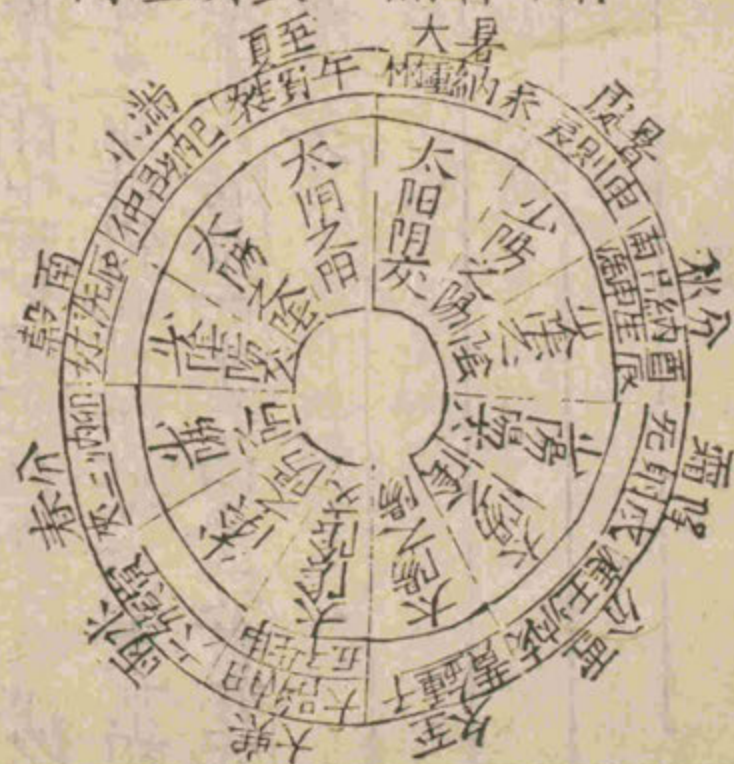
間蓋亦三致意焉而和峴胡璣阮逸李熙范慎司馬光列片楊
然諸賢之議終不能以相一也而况於崇宣之季竒諛之會黷
淫之餘而能有以語夫天地之和哉丁未南狩今六十年神人
之憤仇有未暇是固不遑於稽古禮文之事然幸士大夫因仍
循舊迹玩復以鍾律為意者則已甚矣吾友李通乃性心好其
說而力未始近得遠取巨細不捐積之累年乃若宜其著書兩
卷允若干而予嘗得而讀之愛其明白而淵深縝密而通暢不
為牽合附會之說而橫斜曲直如珠之不出於盤其言雖多出
於近世之所未講而冥死一字不本於古人已試之成法蓋若
黃鍾圖徑之數則洪斛之積分可攷寸以九分為法則淮南太
史小司馬之說可推五声一變之數變律半戶之例則杜氏之
通典且曾三宮夏徵之不得為調則孔氏之禮疏因亦可見至
於先求声氣之元而因律以生尺則尤所謂卓然者而亦班七
雜見於西漢之制蔡邕之說与夫國朝會要以及程子張子之
言予謂國家行且平定中原以開中天之運必將審奇協律以
諧予人當是之時受詔典領之臣能得此書而奏之則東京郊
廟之樂將不待公孫述之誓師而後備而恭慕四分之書亦无
待乎後世之子雲而後知好之矣

夏氏集

二十律相生相應同心一統圖



二十律納音八娶妻生子圖



律呂本原

黃鐘長九寸空圖九分積八百一十分

按天地之數始於一收於十其三三五七九為陽九者陽之成也

其二四六八十為陰十者陰之成也黃鐘者陽聲之始陽氣之動也故其數九分寸之數具於聲氣之元不可得而見及斷竹為管吹之而聲和候之而氣應而後數始形焉均其長得九寸審其圖得九分積其實得八百一十分是為律本度量權衡於是而受法

十二律由是十二律由是而損益焉

黃鐘之實

按黃鐘九寸以三分為損益故以三歷十二辰得一十七萬七千

一百四十七為黃鐘之實其十二辰所得之數在子寅辰午申戌

六陽辰為黃中寸分厘毫絲之數子為黃中之律寅為九寸辰為

申為六千五百六十一在亥酉未巳卯五六陰辰為黃中寸分

厘毫絲之法亥為黃中之實酉之一萬九千六百八十三為寸未

之二十七為毫 或曰徑圍之分以十為法而相生之分厘毫絲以
 丑之三為絲 九為法何也曰以十為法者天地之全數也以九為法者因三分
 損二而立也全數者即十而取九相生者約十而為九即十而取
 九者体之所以立約十而為九者用之所以行体者所以定中声
 用者所以生十二律也

黃中十一律

按黃中生十一律子寅辰午甲戌六陽辰皆下生丑卯巳未酉亥
 六陰辰皆上生其上以三歷十二辰者黃中之全數其下陰數
 以倍者三分本律而損其一也陽數以四者三分本律而增其一
 也六陽辰當位自得六陰辰則居其衝其林鍾南呂應鍾三呂在
 會无所損真大呂夾鍾仲呂三呂在陽則用倍數方十二月
 之氣相應蓋陰之從陽自然之理也

十二律之實

之理

陳長樂曰黃鍾太簇姑洗損陽以生陰林鍾南呂應鍾益陰以生
 陽蕤賓夷則無射又益陽以生陰大呂夾鍾仲呂入損陰以生陽
 何則黃鍾至姑洗陽之陽也林鍾至應鍾陰之陰也陽之陽陰之
 陰則陽息陰消之時故陽常下生而有餘陰常上生而不足蕤賓
 至無射則陰之陽也大呂至仲呂則陽之陰也陰之陽陽之陰則
 陽消陰息之時故陽常上生而不足陰常下生而有餘臨江梁氏
 寅曰班志隔八相生一下一上則終於仲呂其長止三寸三分有
 奇京房之法則至蕤賓重土生九五下六上終於仲呂其長六寸
 六分有奇若仲呂止三寸三分有奇則鉗三分益一不能復生黃

鍾之律故用六寸六分則三分益一而可以復生黃鍾也

律生五聲圖

宮聲八十一

商聲七十二

角聲六十四

徵聲五十四

羽聲四十八

五聲圖

按黃鍾之數九九八十一是為五聲之本三分損一以下生徵徵三分益一以上生商商三分損一以下生羽羽三分益一以上生角至角聲之數六十四以三分之不盡一算數不可行此聲之所以此於五也

五聲圖

變宮聲四十二小分六

變徵聲五十六小分八

按五聲宮與商商與角徵與羽相去各一律至角與徵羽與宮相去乃二律相去一律則音節和相去二律則音節遠故角徵之間近徵收一聲比徵少下故謂之變徵羽宮之間近宮收一聲比高於宮故謂之變宮也又宮文徵宮不成宮徵不成徵古人謂之和謬文曰所以濟五聲之不及也變聲非正故不調也

候氣

按陽生於復陰生於姤如環無端今律呂之數三分損一終不復始何也曰陽之升始於子午雖陰生而陽之升於上者未巳至亥而後旁五反下陰之升始於午子雖陽生而陰之升於上者亦未巳至巳而後旁上反下律於陰則不書故終不復始也是以升陽之數自子至巳差強在律為尤強在呂為尤弱自午至亥漸弱在律為尤弱在呂為差強分數多寡雖若不齊然其絲分毫別各有條理此氣之所以聚灰聲之所以中律也或曰易以道陰陽而律

律

律

律

律

○天一人格
化於道

不書陰何也曰易者盡天下之變善與惡無不備也律者致中和
之用止於至善者也以聲言之大而雷霆細而蟻蟻無非聲也易
則無不備也律則無其所謂黃鍾一聲而已矣雖有十二律六十
調然實一黃鍾也是理也在聲為中聲在氣為中氣在人則喜怒哀
喪樂未發而中節也此聖人所以一天人贊化育之道也

審度嘉量謹權衡

度者分寸尺丈引所以度長短也生於黃鍾之長以子穀秬黍中者
九十枚度之一為一分十分為寸十寸為尺十尺為丈十丈為引○
量者龠合升斗斛所以量多少也生於黃鍾之容以子穀秬黍中者
一千二百實其龠十龠為合十合為升十升為斗十斗為斛○權衡
者銖兩斤鈞石所以權輕重也生於黃鍾之重以子穀秬黍中者一
千二百實其龠百黍一銖一龠十二銖二十四銖為一兩十六兩為
一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故國朝會要曰黃鍾為萬事根本

律呂辨證

班固漢前志曰黃帝使伶倫自大夏之西昆侖之陰取竹於解谷生
其葉厚均者斷而節間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
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此黃鍾之宮而皆可以生律是為律本至
治之世天地之氣合以生風天地之風氣十二律定○張子曰律呂
有可求之理德性淳厚者必能知之

律呂有呂宋之
理
古人所以制作
之意

按律呂散亡其器不可盡見然古人所以制作之意則猶可考也
太史公曰知若氣微若聲聖人因神而存之雖妙必効言黃鍾始
於聲氣之元也班固所謂黃帝使伶倫取竹斷而節間吹之以為

黃鍾始於
聲氣之元

上里集卷之四
律呂

七

律定

問律呂之制
古之律呂
求於尺以未
之而或以未
極者或以未
人皆謂律呂
考訂之說何如

黃鍾之宮又曰天地之風氣正而十二律定劉昭所謂伏羲紀陽
氣之初以為律法又曰吹以攷聲列以候氣皆以聲之清濁氣之
先後求黃鍾者也是古人制作之意也夫律長則聲濁而氣先至
極長則不成聲而氣不應律短則聲清而氣後至極短則不成聲
而氣不充今欲求聲氣之中而莫適為準則莫若且多截竹以擬
黃鍾之管或極其短或極其長長短之內每差一分以為一管皆
即以其長權為九寸而度其圍徑如黃鍾之法焉如是而更迭以
吹則中聲可得淺深以列則中氣可驗苟聲和氣應則黃鍾之為
黃鍾者信矣黃鍾者信則十一律與度量權衡者得矣後世不知
出此而唯尺之求晉氏而下則多求之金石梁隋以來又參之拒
黍下至王朴剛果自用遂專恃果黍而金石亦不復攷矣夫金石
真律固莫如信若和黍則歲有豐凶地有肥瘠種有大小長短固
安不同也不可恃况古人語于穀秬黍中者實其命則是先得黃
鍾而後度之以黍不足則易之以大有餘則易之以小約九十黍
之長中容千二百黍之實以見周徑之廣以生度量權衡之政而
已非律生於黍也百世之下欲求百世之前之律者其亦求之於
聲氣之元而毋必之於秬黍則得之矣

漢前志曰黃鍾為宮則大矣姑洗林鍾南呂皆以正聲應無有忽微
不復與他律為役者同心一統之義也非黃鍾而他律雖當其月自
宮者則其和應之律有空積忽微而不得其正此黃鍾至尊無與並
也

同心統義

黃鍾至重

隋志後齊神武霸府田曹參軍信都茅深有巧思能以管候氣仰觀

世運集

律呂

卷一

生不熱
想取和

雲色嘗與人對語即指天曰壬春之氣至矣人往驗管而飛灰已應
每月所候言皆無爽又為輪扇二十四埋地中以測二十四氣每一
氣盛則一扇自動與管灰相應若符契焉後高祖遣毛萇等候節氣
依古取律呂之管隨十二辰置於地中實以葭莖之灰每其月氣至
與律宜符而氣應有早晚飛灰有多小高祖異之以問先弘對曰灰
飛半出為和氣灰飛全出為猛氣灰不能出為衰氣和氣應者其政
平猛氣應者其臣縱衰氣應者其君暴高祖駁之曰臣縱君暴其政
不平非日別而月異也今十二月於一歲之內應用不同安得暴君
縱臣若斯之甚也弘不能對令萇等草定其法爽因著律譜其畧云
漢興張蒼定律因秦成學未獲詳究及孝武創制乃置協律官用李
延平為都尉制新聲變曲未達律原至元帝自曉音律即官京房
亦達其妙於後劉歆典領奏著其始末理漸研精班氏漢志書歆所
出也司馬彪志並房所出也至於後漢尺度稍長魏杜夔亦制律呂
以之候氣灰悉不飛晉光祿大夫荀勗得古銅管校夔所長長古四
分乃依周禮更造古尺用之定管聲韻始調左晉之後漸又訛謬至
梁武帝時猶有汲冢玉律宋蒼梧時鑿為橫吹然其長短厚薄大體
具存太常取玉管及宋太史尺並以聞奏詔付大匠依樣制管自斯
以後律文飛灰陳武帝立遂以十二管符為六十律私候氣序並有
徵應至大建乃與均鍾器合

律者陽氣
動

按律者陽氣之動陽聲之始必聲和聲應然後可以見天地之心
今不此之先而乃區區黍黍之縱橫古錢之大小其亦難矣然非
精於曆數則氣節亦未易正也

法 古人三五存

按一黍之廣為分故累九十黍為黃鍾之長積千二百黍為黃鍾之廣古人蓋三五以存法也

洪範皇極

蔡九章自序曰體大地之撰者易之象紀天地之撰者範之數數者始於一象者成於二一者奇二者偶也奇者數之所以行偶者象之所以立故二而四四而八八者八卦之象也一而三三而九九者九疇之數也由是重之八而六十四六十四而四千九十六而象倍矣九而八十一八十一而六千五百六十一而數周矣易更四聖而象已著範錫神禹而數者傳洞極用書潛虛用圖非無作也而牽合附會自然之數益晦蝕焉余讀漢範而有感焉上稽天文下察地理中參人物古今之變窮義理之精微究幽玄之微非微顯闡幽粗述所見辭雖未洽而入於著矣其果有益於世教則有不敢知也雖然余所樂而玩者理也余所言而效也若其妙則存乎人之自得焉爾

中漠无朕万物具矣動靜玩端後則先天器根於道道著言矣一實乃分乃復一矣混分開分其玩矣矣是故數者計乎此者也疇昔乎此者也行者運乎此者也微而顯費而幽神應不測所以妙乎此者也

有理斯有氣有氣斯有形形生氣化而生生之理无穷焉天地網緼乃物化醇男女構精万物化生化生者寒化醇者厲履土之陵積水之滂草木魚蟲孰形孰色無極之真三五之精妙合而氣化化生庄莫測其神其知其能

生之理

性理大全卷之四

洪範

七九

理之所始數之所起微乎其小无形昭乎昭乎其大无垠微者
昭之原小者大之根有先有後孰離孰分成性存存道文之門老氏
為虛釋氏為无刑名失實陰陽多拘異端曲學為平不逾哉

動靜可求
端

有理斯有氣上者而理隱有氣斯有形形著而氣隱人知形之數而
不知氣之數人知氣之數而不知理之數知理之數則幾矣動靜可
求其端陰陽可求其始天地可求其初万物可求其紀鬼神知其所
幽礼未知其所著生知所來死知所去易曰宥神知化德之盛也
人非无知也而真知為難人非无見也而真見為難義之質人所知
也而記以者多礼之文人所見也而越礼者亦以其知之非真知見
之非真見爾真者精之極精則明也則誠也則為其所為不為其所
不為知水之寒火之熱亦性之而已矣

陰陽五行其体而用也而体者即渾上淪下而出入異門絕也并也
而形色具其合之而知其異析之而知其同微之而知其顯充之而
知其不可穷者其庶矣哉

无形者理也有形者物也陰陽五行其物也與所以陰陽五行其理
也與无形之中而具形之實有形之實而体无形之妙故君子語
上而不陷於虛无語下而不沉於形器中立而不倚旁行而不泥未
天知命而不憂

形氣之元極矣先為極无不中也氣或偏矣形又偏矣中无不善偏
不善夫氣之善者十之五形之善者十之三三五之中又有至為存
不至為純乎極者一而已矣漸偏則漸散氣使然也形使然也氣為
方形有体故中者少而偏者多也此天下善惡之所由出失得之所

天下善惡之
所由出

性理有明者之四

由分吉凶禍福之所由著與

理其至妙矣于氣之未形物之未至理无不具焉氣之既形物之既生理无不在焉渾然一体而不見其有餘物各賦命而不見其不足无形影可度也无聲臭可聞也至方化妙万物人知其神而不知其所以神

伸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能以不動上則万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上則万物之所由復一往一復其氣若有不能自己者焉

非一則不能成而非兩則不能致一兩者可知而一者難知也兩者可見而一者難見也可知可見者体平難知難見者微卑

也我之所自生公者千万人之所同私者一人之所獨是以君子貴同而賤獨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

極建則大本立極明則大用著以之齊家而家無不齊以之治國而國無不治以之平天下而天下無不平若者天地其合鬼神其依龜筮其從立百世之下皆百世之上而莫能違也立百世之上莫百世之下而亦莫能違也

人心至灵

虛其心則天下之理得

人心至灵也虛明之頂事物之末是是非非上無不明也少則昏矣久則怠矣又久則棄之矣無他形氣之私弱之也人能超乎形氣操乎物欲達其初心則天下之理得矣

存莫善於

敬

人心動靜情性具焉性者理之形骸情者性之發動善其本然惡其過不及也存心莫善於敬進學莫善於知二者不可廢一也

性理有明者之四

性理有明者之四

性理有明者之四

世道有可與否之公
大洪金

人之一心實為身主其非則有仁義禮智之性其用則有惻隱羞惡
辭讓是非之情方其寂也渾然在中無所偏倚與天地同躰雖鬼神
不能窺其幽及其感也隨觸隨應範圍造化由成万物雖天地不得
與其能至小無內至大無外無內不可分也孰分之與無外不可窮
也孰窮之與斯之斯之式顯其微度之度之莫或其貴匪神之為而
如於斯

禮文方化之所

禮義交際其方化所入之門耶東北萬物之所出也出則育命西南
万物之所入也入則復之其出也順而生其入也拂而遂不覩其出
無以知物之有不覩其入無以知物之復火之克金水之生木出入
循環生克嗣續老彭得之以養身君子得之以養民圣人得之而天

下和平

明禮而後可與道守禮而後可與治民達禮而後可與言數非化

君子不與不為
不言

乃化機軸

之道若佛之道也非禮之治荒唐之說也非禮之數京房郭璞之技
也君子所不與不為不言也

天地之化不翁聚則不能發散仁智交際万化之機軸也

智則翁聚
仁則發散

奇偶象數

河圖體圓而用方圣人以之而畫卦洛書體方而用圓圣人以之而
叙疇卦者陰陽之象也疇者五行之數也象非偶不立數非奇不行
奇偶之分象數之始也

河圖非無奇也而用則存乎偶洛書非無偶也而用則存乎奇偶者
陰陽之對待乎奇者五行之成運乎對待者不能孤迭運者不能窮
天地之形四時之成人物之生万化之起其妙矣乎

注四庫全書卷之四
大洪金

君子正以俟時

象以偶為用者也有應則吉數以奇為用者也有對則凶上下相應之位也陰陽相求之理也中五特立而當時者獨盛也是故天地定位山澤通氣木盛而金衰木寒而火熱理有相瀆而物不兩大也言天下之靜者存乎正言天下之動者存乎時正者道之常也時者因之綱也是故君子立正以俟時

物有其則數者盡天下之物則也事有其理數者盡天下之事理也得乎數則物之則事之理無不在焉不明乎數不明乎善也不誠乎數不誠乎身也故靜則察乎數之常而天下之故無不通動則達乎數之變而天下之幾牙不復

小人因理

數由人因數由人成万物皆備於我咸自取之也中人以上達於數者也中人以下囿於數者也聖人因理以著數天下因數以明理

教者聖人所

具數者聖人所教天下後世者也

上焉者安於數者也其次守焉其下悖焉安焉者謂之聖守焉者謂之賢悖之者愚而已矣是故歷數在躬不思而得不勉而中聖人也休數之常不易其方順時而行資人也逆數越理亂天之紀小人之無忌憚也

義之所當為而不為者非數之所能知也義之所不當為而為者亦非數之所能知也非義不占非疑不占非疑而占謂之侮非義而占謂之欺虛其心和其志平其氣一其聽有不占也而事無不應有不謀也而用无不成誠之至焉神可至焉是謂動之以天

命之流行而不已者道也道於天其陽乎道於地其陰乎道於人其仁義乎人者兼天地而參之者也是故天覆地承非聖人不形天施

地生非聖人不成天神地靈非聖人而誰為貞

聖人經天緯地

溟漠之間兆朕之先數之原也有儀有象判一而兩數之分也日月星辰垂於上山岳川澤奠於下數之著也四時迭運而不窮五氣以序而流通風雷不測雨露之澤萬物形色數之化也聖人繼世經天縮地立茲人極稱物平施父子以親君臣以義夫婦以別長幼以序明友以信教之教也分天為九野別地為九州制人為九行九品任官九井均田九族睦俗九禮亦分九變成樂八陣制兵九刑禁女究寸互律九分造曆九筮稽疑九章命筭九職任萬民九賦歛財賄九式節財用九府立國法九服辨邦國九命位邦國九儀命邦國九法平邦國九伐正邦國九貢致邦國之用九而繫邦國之民營國九里

九經所以行之者一也此數也

守之疇曰聖人無俟於守而自妙於死為身人有俟於守而不能以不為眾人喪其所守患得患失之心三焉蹠爾嗚爾之耻亡焉是以君子貴乎居正而吉也

天地無心於

閑之疇曰天地無心於閑而自發於春夏聖人無俟於閑而誠自無不存衆人必力於閑其和斯存其誠閑之又閑以至於無俟乎閑存之又存以至於無俟於存則成性存存道義之門是以明誠其賢誠明其聖故曰賢希聖聖希天也

厲之疇曰厲嚴厲也天地以嚴厲則肅殺之氣以成聖人以嚴厲則剛武之威以行天地非嚴厲无以成陽春發育之和聖人非嚴厲无以成仁育和煦之道厲之時用大矣哉

飾之疇曰飾費飾也華文郁郁飾於外也貌恭作肅飾以德也君子謹狹誠其意也威儀文辭身之飾也禮樂法度道之飾也百姓昭明治之餘也萬邦作孚世之飾也是以魏乎其有成功煥乎其有文章也

疾之疇曰苞桑之繫固可保也淵水之臨生僅全也縞有衣如終日戒也虎尾不啞和而躡也是以君子有終身之愛無一朝之患也虛之疇曰一腔之小衆理具焉方寸之微萬事根焉一掬之盈萬化出焉放弼六合退藏密也天覆地載容有餘也往古來今收可及也是以具衆理而應萬事明通而不窮也

戎之疇曰誠敬德之兵戎也仁義德之甲冑也孝悌德之戈矛也忠信德之干盾也剛德治身之斧鉞也古之聰明睿智仁武而不殺者

聖性即於此哉

天時時節
改移

移之時曰日月得天而能推移寒暑得時而能變移聖人順時而能改移君子知幾而能退移移之時義大矣哉

理氣

朱子曰天地之間有理有氣理也者形而上之道也生物之本也氣也者形而下之器也生物之具也是以人物之生必稟此理然後有性必稟此氣然後有形○天下未有無理之氣亦未有無氣之理也理只是爭空闊底世界無形迹却不侖造作氣則能醞釀凝聚生物也○所謂理與氣决是一物但在物上看則渾淪二物不可分開各在一處然不害二物之各為一物也若在理上看則雖未有物而已有物之理然亦但有其理而已未嘗實有是物也

形而開感世
界
不害二物各為一物

太極

朱子曰太極者象數未形而其理已具之稱形器已具而其理無朕之目

太極本无体用之分

吳臨川曰太極本無體用之分其流行變化者皆氣機之闔闢有靜時有動時當其靜也太極在其中以其靜也因以為太極之體及其動也太極亦在其中以其動也因以為太極之用太極之冲漠無朕聲臭泯然者無時而不然不以動靜而有間而亦何体用之分哉

天地

形象可見可
天地所以為中

程子曰天地生物之氣象可見而不可言善視於此者必知道也天地之化雖蕩然無窮然陰陽之度寒暑晝夜之變莫不有常久之道所以為中庸也○天地以虛為德至善者虛也虛者天地之祖天

天地間如洪爐凡物之散其氣遂畫雜復本原之

理造化文焉用此既散之氣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氣有盛衰

故也○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

地從虛中來○以形骸謂之天以主宰謂之帝以至妙謂之神以功用謂之鬼神以性情謂之乾其實一而已所自而名之者異也夫天專言之則道也○陰陽之氣有常而不散者日月是也有消長而無窮者寒暑是也○天地間如洪爐凡物之散其氣遂畫雜復本原之理造化文焉用此既散之氣哉○古今風氣人物之異者氣有盛衰故也○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同生乎曰然純氣為人繁氣為物子曰然其所生也無所從受則氣之所化乎曰然○天地安有內外言天地之外便是不識天地也人之在天地如魚在水不知有水直待出水方知動不得金書

胡致堂曰夫天非若地之有形也自地而上無非天者按周氏曰天之蒼蒼其正色耶言天無色也無色則無聲無臭是舉之矣日月星

辰之繫乎天非若山川草木之麗乎地也著明森列躔度行止皆氣
机自運莫使之然而然者無所託也若其有託則是以形相屬二麗
乎形能無壞乎

剛風

上面清氣
下面濁氣

問天有形質否朱子曰只是箇旋風下輒上堅道家謂之剛風人常
說天有九重分九處為號非也只是旋有九耳但下面氣較濁而暗
上而至高處則至清至明耳○康節言天依形地附氣所以重復而
言不出此意者惟恐人於天地之外別尋去處故也○天地別無勾
當只是以生物為心若果無心則須桃樹上發出李花他又却自定
故萬物生長是天地無心時枯槁欲生是天地有心時○天地之形
如人以兩盆相合貯水於內以手常常攪開則水在內不出稍俟
則水漏矣○大鈞番物一去便休豈有散而復聚之氣

對待之理

言魯齋曰天道常於不足處行將去亦在伸消長乘除對待之理天

之道損有餘補不足人則不能合天道也

天度

程子曰北極出地上三十六度南極入地下亦三十六度而高高正
當天之中極南五十五度當高高之上又其南十二度為夏至之日
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春秋分之日道又其南二十四度為冬至之
日道南下去地三十一度而已是夏至日北去極六十七度春秋分
去極九十一度冬至去極一百一十五度此其大率也南北極持其
兩端其天與日月生宿斜而迴轉也○日之南北雖不同然皆隨黃
道而行月道雖不同然亦常隨黃道而出其旁其合朔時日月同在
一度其望日則日月極遠而相對其上下弦則日月近一而遠三如

南北極持其端

近遠三

上經

天度

三

秉燭執扇

在午則月或在卯故合朔之時日月之東西雖同在一度而月道之或在酉之類是也南北或差遠於日則不蝕或南北雖亦相近而日在內月在外則不蝕此正如一人秉燭一人執扇相交而過一人自內觀之其兩人相去差遠則雖扇在內燭在外而扇不能掩燭或秉燭者在內而執扇者在外則雖近而扇亦不能掩燭以此推之大畧可見

陸象山曰南北二極中特之處謂之赤道去南北極各九十一度春分日行赤道從此漸北夏至行赤道之北二十四度去北極六十七度去南極一百一十五度從夏至以後日漸南至秋分還行赤道與春分同冬至行赤道之南去南極六十七度去北極一百一十五度其日之行處謂之黃道又有月行之道與日相近交路而過半在日道之度此其日月行道之大畧也

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

程子曰邵堯夫立差法冠絕古今却於日月交感之際以陰陽虧盈求之遂不差大抵陰常虧陽常盈故只於這裏差了曆上若是通理所通為多

潛虛亦盡意

或說曆四廢曰朱子曰只是言相勝者春是庚辛曰秋是甲乙曰溫公潛虛亦是此意

合璧五星

陳潛室曰曆家推上元太初謂四千六百十七歲已盡都無絲髮餘重新起曆是時定十一月甲子朔旦夜半冬至日月如合璧五星如連珠乃新曆之第一日故謂之曆元

日月

張子曰日月雖以形相物考其道則有施受健順之差焉星月金水

日月以形相物

天文

三十一

受光於火日陰受而陽施也日月雖以形相推而為物考究其道則有陽施陰受陽從陰順之理存焉故星月借日之光金水為日之附亦陽施陰受之道也

銀丸彈丸

朱子曰曆家舊說月朔則去日漸遠故晷死而生明既望則去日漸近故晷生而明死此說誤也惟近世沈括之說得之括之言曰月本無光猶一銀丸日曜之乃光耳光之初生日在其傍故光側而所見繞如鈞日漸遠則斜照而光稍滿大抵如一彈丸以粉塗其半側視之則粉處如鈞對視之則正圓也近王普又補其說云月生明之夕但見其一鈞至日月相望而人處其中方得見其全明必有神人能凌倒景傍日月而往參其間則雖弦晦之時亦復見其全明而與望夕無異耳以此觀之則知月光常滿但自人所立處視之有偏有正故見其光有盈有虧非既死而復生也若顧兔在腹之間則世俗種種白兔之傳其意又與或者以為日月在天如兩鏡相照而地居其中四傍皆空水也故月中微黑之處乃鏡中大地之影窈有相似而非真有是物也斯言有理足破千古之疑矣

星辰

朱子曰帝座惟在紫微者據北極七十二度常隱不見之中故有北辰之號而常居其所蓋天形運轉晝夜不息而此為之樞如輪之轂如磴之臍雖欲動而不可得也若太微之在翼天市之在尾攝提之在亢其南拒赤道也皆近其北拒天極也皆遠則固不容於不動而不免與二十八宿同其運行矣故其或東或西或隱或見各有度數仰而觀之蓋無晷刻之或停也今日是與在紫微者皆居其所而為不動者四則是一天而四樞一輪而四轂一磴而四臍也分寸一移

一盃樞

生理集考卷之四

天文

四

則其輻裂而瓦碎也無日矣若之何而能為運轉之無窮哉

雷電

胡致堂曰天地之間無非陰陽聚散闔闢之所為也可以神言不可
以形論非如異端所謂龍車石斧鬼鼓火鞭怪誕之難信也故張子
曰陰氣凝聚陽在內者不得出則奮激而為雷雷雖聖人復起不能
易矣或曰世人所謂雷斧者何物也曰此猶星殞而為石也本乎天
者氣而非形偶殞於地則成形矣曰雷之破山壞廟折樹殺人者何
也曰氣盛時而怒方奮擊偶或值之則遭震矣曰電之閃爍激疾如
金蛇飛騰之狀何也曰光之發也惟光耳適映雲際則如是不當乎
雲之際而在同雲之中則無是矣凡天地造化之迹苟不以理推之
必入於幻怪偽誕之說而終不能明故君子窮理之為要也

雨露霜雪

問氣之聚散
雨有露有霜
霜似雪而異
如

雪花在

天皆然之數

或問伊川云露是金之氣何如朱子曰露自是有清肅之氣古語云
露結為霜然露氣與霜氣不同露能滋物而霜殺物也雪霜亦有異
霜能殺物而雪不殺物也雨與露異雨氣昏而露氣清也露與雲異
露氣肅而霧氣昏也○雪花所以必六出者蓋只是霰下彼猛風拍
開故成六出又六者陰數太陰玄精石亦六稜蓋天地自然之數○
高山無霜露却有雪其嘗登雲谷晨起穿林薄中並無露水沾衣但
見烟霞在下茫然如大洋海眾山僅露峯尖煙雲環繞往來山如移
動天下之奇觀也

陰陽

程子曰陰陽消長之際無截然斷絕之理大抵終始萬物莫盛乎良

天下奇觀

此理最妙

亦陰陽如

各有乾坤

此理最妙須玩索此理○一陽未生然而梅發者何也其榮其枯此萬物一箇陰陽升降大節也然逐枝自有一箇榮枯分限不齊此各有一乾坤也

胡五峯曰觀日月之盈虛知陰陽之消息觀陰陽之消息知聖人之進退

天地間無兩立之理

朱子曰天地間無兩立之理非陰勝陽即陽勝陰無物不然無時不然○盈天地之間所以為造化者陰陽之二氣始終盛衰而已陽生於北長於東而盛於南陰始於南中於西而終於北故陽常居左而以生育長養為功其類則為剛為明為公為義而凡君子之道屬焉陰常居右而以夷傷慘殺為事其類則為柔為暗為私為利而凡小人之道屬焉

五行

古人說五行

說下

盛衰自然之理

或曰凡物之生各隨氣勝處化程子曰不是化只是克五行只古人說迭王字說盡了只是箇盛衰自然之理也人多言五行無土不得水得土方能生火火得土方能生金故土寄王於四時某以為不然木生火火生土土生金金生水水生木只是迭盛也

納甲納音

皇臨川曰十干十二支之名立而相配為六十不知其所始世傳黃帝命大撓作甲子或然也漢之時術家以六十之四十八配周易八純卦之六爻謂之渾天納甲不過以寅卯二支為木巳午二支為火申酉二支為金亥子二支為水辰戌丑未為土而已後世所謂納音者每支五行倫而每行周乎十二支餘則否壬癸各二水而四金四木丙丁各二火而四土四水戊巳各二土而四木四火庚辛各二金

而四木四土甲乙各二木而四火四水四金焉予嘗謂納甲之五行
猶先天之卦納音之五行猶後天之卦也且納音始於誰乎五行之
上曰某水某火某金某木某土者又始於誰乎疑末世術家猥瑣之
爲也

四時

皇臨川曰風水冬夏之交北東之維艮震也君火春夏之交東南之
維震巽也相火正夏之時正南之方離也濕土夏秋之交南西之維
坤兌也燥金秋冬之交西北之維兌坤也寒水正冬之時正北之方
坎也此主氣之定布者也地初正氣子中而丑中震也地中間氣丑
中而卯中離也天前間氣卯中而巳中兌也天中正氣巳中而未中
乾也天後間氣未中而酉中坎也地前間氣酉中而亥中艮也地
終正氣亥中而子中坤也者客氣之加臨者也主氣土居二火之後
客氣土行二火之間終艮始巽後天卦位也始震終坤先天卦序也
世以歲氣起大寒者似協後天終艮始巽之文然而非也楊子建以
歲氣起冬至者冥契先天始震終坤之義子午歲之冬至起燥金而
生丑中之寒水丑未歲之冬至起寒水而生丑中之風木寅申歲起
風木卯酉歲起君火辰戌歲起濕土巳亥歲起相火皆肇端於子半
六氣相生循環不窮豈歲歲間斷於傳承之際哉然則終始乎艮者
可以分主氣所居之位而非可以論客氣所行之序也

地理

朱子曰冀州是天地中間一佳風水山脈從雲中發來雲中正高脊
處自脊以西之水則西流入於龍門西河自脊以東之水則東流入

○宣數先否終
終坤之義

○天地間在風
水

前代所以都關中

於海前面黃河環繞右畔是華山崑崙立為虎自華山來至中為高山是為前案遂過去為秦嶺於左為龍淮南諸山是第二重案江南諸山及五領又為第三四重案○前代所以都關中者以黃河左右旋繞所謂臨不測之淵是也近東獨有函谷關一路通山東故可據以為險○東南論都所以必取建康者以建康正諸方水道所聚一望則諸要害都在面前有相應處臨安如入屋角房中坐視外面殊不相應武昌亦不及建康然今之武昌非昔之武昌吳都武昌乃今武昌縣地勢迫窄只恃前一水為險耳鄂州正今之武昌亦是好形勢上可以通關陝中可以向許洛下可以通山東若臨安進只可通得山東及河北而已○天下之山西北最高自關中一支生下函谷以至嵩山東盡泰山此是一支又自嶧蒙漢水之北生下一支至楊川

關東商周即取建康臨安為皆所不及其效何如有相與御武昌固宜也

中 荆襄有山

尾同自之友 天工天才

切之度石 所河而而

入而子何如

平曠得天地之中有中原氣象為東南交會處善舊人物多最好卜居但有夾列正是兵交之衝口天地之化往者消而來者息非以徙者之消復為來者之息也水流極東氣盡而散如沃焦釜死有遺餘故婦媪尾闕亦有沃焦之坑非如未及之水山澤通氣而派注不窮也○女真起處有鴨綠江傳云天下有三大水曰黃河曰長江并鴨綠是也

崇萊自關中是形勢之地洛是都會之中款據形而之天關中款施政令須都洛

陳潛室曰自古入關有三道一自河北入為正道項羽漢光一自河南入為閘道漢高祖桓孟一自蜀入為險道漢高祖關中由中道入

地理

此處出定開而之 閔中而天人險豈无可入之道第不比他戰場可

第五先亦從此出師 長驅而進耳○問巴蜀四塞非進取之地惟一江陵然諸葛亮不勸

武侯首陳取荆山之策

先主都之及關羽之危又不聞救之何也曰江陵屬荆州武侯首陳

取荆州之策先主不能用其後爭之於吳不得兵只分數郡以與之

至關羽之敗并救郡而失之况得而都之耶况荆襄為南北咽喉在

三國為必爭之地乃戎馬之場非常都也

吳臨川曰天下有原之水河為第一古人祭川先河後海重其原也

吳重其原

潮汐

余表公曰潮之張退海非增減蓋月之所臨則水往從之日月右轉

而天左轉一日一周臨於四極故月臨卯酉則水漲平東西月臨子

午則潮平平南北夜漏此盈往來不絕止繫於月何以知其然乎夫

三刻有奇潮之曰緩其期率亦如是自朔三刻常緩一夜潮自望

而晦復緩一晝潮朔望前後月行差疾故海前三日潮勢長朔後三

日潮勢大望亦如之月弦之際其行差遲故潮之去來亦合昏不及

盈虛消息一之於月陰陽之所以分也夫春夏晝潮常大秋冬夜潮

常大蓋春為陽中秋為陰中歲之有春秋猶月之有朔望也故潮之

極張常在春秋之中潮之極大常在朔望之後此文天地之常數也

馬吉州曰朝生為潮夕至為汐日太陽也歷一次而成月月太陰也

合於日以起劫陰陽消息晦朔弦望朝夕應焉潮汐依日而滋長隨

月而漸移潮於寅則沒於申潮於巳則沒於亥而辰而盈而辰而縮

朔後三日明生而朝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

潮後三日明生而朝壯望後三日魄見而汐湧每歲仲春月落水生

此天地之常數

而汝微仲秋月明水落而潮音減於大寒極陰而凝弱於大暑畏陽而縮陰陽消長不失其時故曰潮信

鬼神

大正西而正

張一推極散之

張南軒曰鬼神之說大而言之來而不測謂之神往而不返謂之鬼分而言之天地山川風雷之屬凡氣之可接者皆曰神視考祠饗於廟曰鬼就人物而言之聚而生為神散而死為鬼又就一身而言之視氣為神魂魄為鬼凡六經所稱蓋不越是數端然一言以蔽之莫非造化之迹而語其德則誠而已後世異說熾行壽張為幻莫可致詰而俗收於怪誕沐於恐畏及肆而從之故程子發明感通之妙張子推極聚散之蘊所以示來世深矣孝者誠能致知以窮其理則不為聚散所化也去其私則不為血氣所動於其有死是非之故

毫分縷析了然於中各有攸當而不亂然後昔人事鬼神之情意可得而求德可立而經可正也不然辨之不明守之不固眩于外而昧于內一理之蔽則為一事之礙一念之差則為一物之誘聞見魚多亦鮮不為異說所溺矣

神者造化之

陳北溪曰程子云鬼神者造化之迹張子云鬼神者一氣之良能二

孝者清穢者

真西山曰天之神曰神以造化神地之神曰示以山川草木有形之神曰鬼謂氣之已鬼神之理匪始於孝者所易窮然亦須識其名義

張子曰天地之雷震草木至怪也以其有定形故不怪人之陶冶舟

車亦至隆也以其有定理故不怪天地之雷霆草木人莫能為之人
之陶冶舟車天地亦莫能為之今之言鬼神以其无形則如天地言
其動作則不異于人豈謂人死之鬼反能兼天人之能乎○鬼神者
二氣之良賤也神者氣之伸陽之動也鬼者氣之屈陰之靜也靜不
能以不動動則万物之所從生動不能以不靜靜則万物之所由便
一往一復其機蓋不能自已者焉

朱子曰人死虽終歸于散然亦未便散盡故祭祀有感格之理先祖

言有感通之理

世次遠者氣之有无不可知然奉祭祀者既身也子孫畢竟只是一

氣所以有感通之理不如伯有為厉伊川增別是一般道理蓋其人

于淫知鬼神情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

氣未當盡而強死自是能為厉子產為之立後使有所歸遂不為厉

此大

亦可謂知鬼神之情狀矣○刘元城死時風雷轟王正復雲霧晦冥

以散時如此○甚弘死三年而化為碧弘以忠死故其氣凝結如此

此至天小言

陳北溪曰禮運言人者陰陽之交鬼神之會說得亦親切此真至

此至天小言

之遺言非漢儒所能道也蓋天地間无一物不見陰陽則无一物不

具鬼神○子產壟人生始化曰鬼既生鬼陽曰魂斯言亦直得至

之遺旨故人之知覺屬魂形體屬魄陽為魂陰為魄魂者陽之灵而

祭祀

此至天小言

程子曰古人祭祀用尸極有深意蓋人之魂氣既散孝子交神而祭

無尸則不饗無主則不依若尸与已以素齋至城相通則神无不

饗也

謝上蔡曰陰陽交而有神形氣離而有鬼知此者為智爭此者為仁

惟仁智之合者可以制祀典祀典之意可者使人格之不使人致死

之不可者使人遠之不使人致生之致生之故其鬼神致死之故其

鬼不神則鬼神之情狀豈不昭昭乎

問上古至真所謂氣者只是天地間公共之氣否朱子曰天子統攝

天地負荷天地間事與天地相関此心便與天地相通不可道他身

虛氣身我不相関如堵侯不當祭天地與天地不相関便不能相通

至發道在万世功在万世今行至發之道傳至賢之心便是負荷這

物事此氣便與他相通○古人交神明之道无此子不相接處况古

有寡龜用牲血只是煮龜久不灵又用生氣去接續他古人立尸便

是無龜之意

書勉齋曰古人奉先追遠之誼至重生而盡孝則此身此心無一人

不在其親及親之沒也升屋而號設重以祭則祖考之精神魂魄亦

不至於遽散朝夕之奠悲慕之情自有相為感通而不離者及其歲

月既遠若不易格則祖考之氣雖散而所以為祖考之氣未嘗不流

行於天地之間祖考之精神雖亡而吾所受之精神即祖考之精神

以吾受祖考之精神而交於所以為祖考之氣神氣交感則洋洋然

在兵上在其左右者蓋有必然而不能無者矣

陳比溪曰敬鬼神而遠之此一語說得圓而事如正神能知敬矣又

易失之不能遠邪神能知遠矣又易失之不能敬須是都要敬而遠

遠而敬始而盡幽明之義文公論語解說專用力於人道之所宜而

不惑於鬼神之不可知此語示人極為親切矣

一語說得明

之義

此語為親切

一語說

只

性命

三者悉身與

程子曰天之賦與之謂命稟之在我之謂性見於事物之謂理理也性也命也三者未嘗有異窮理則盡性盡性則知天命矣天命猶天道也以其用而言之則謂之命命者造化之謂也○理則須窮性則須盡命則不可言窮與盡只是至於命也橫渠昔嘗言命是源窮理與盡性如穿渠引源然則渠與源是兩物後來此議必改矣 全書

聖學源

孟子道性善原

楊龜山曰性天命也命天理也道則性命之理而已孟子道性善蓋原於此

亦有義

陳北溪曰命一字有二義有以理言者有以氣言者其實理不外乎氣蓋一氣流行萬古生生不息不成只是空箇氣必有主宰之者曰理是也然理非有離乎氣只是就氣上指出箇理不雜乎氣而為言

耳

吳臨川曰性者天所賦於人命者人所受於天天之賦於人者公而不私人之受於天者同而不異雖或氣質之不齊而其善則一也

性

附人物氣質之性才

美曰善也

程子曰性之本謂之命性之自然者謂之天自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數者皆一也聖人因事以制名固不同若此而後之學者隨文析義求奇異之說而去聖人之意遠矣

李延平曰動靜真偽善惡皆對而言之是世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非性之所謂動靜真偽善惡也惟求靜於未始有動之先而性之靜

可見矣求直於未始有偽之先而性之真可見矣求善於未始有惡之先而性之善可見矣○天下之理無異道也天下之人無異性也

天下之人無異性

性理要義卷之四

性命

四

性惟不可見孟子始以善形之惟能自性而觀則其致可求苟自理
而觀則理一而見二

理見二

朱子曰性者道之形體心者性之郭郭唐節這數句極好蓋道即理

也如父子有親君臣有義是也然非性何以見理之所在故曰性者
道之形體仁義禮智性也理也而具此性者心也故曰心者性之郭

不可多得

郭○橫渠心統性情一句乃不易之論其他諸子等書皆無依稀似

此○谷胡廣仲曰天命之性只以仁義禮智四字言之最為端的率

性之道便是率此之性無非是道亦謂此四字不得伊川云其本也

離言不得

真而靜所謂靜者亦指未感時而言耳當此之時渾是天理未有人

欲之偽故曰天之性及其感物而動則是非真妄自此分矣來教謂

是是非非

靜所以形容天性之妙不可以動靜真妄言却有疑焉蓋性之公

雖屬乎靜而其動則該動而无偏如樂記以靜言性則可若遂以淨

字形容天性之妙則不可真妄又與動淨不同性之為性天下其不

具焉但死妄耳今乃欲并與其真而死之此韓公道死其假之言所

以見譏於明道也善惡也真妄也動淨也一先一後一波一此皆以

對待而得者也不與惡對則不名為善不與動對則不名為淨矣

既非妄又非真則亦無物之可指矣今不知性之善而未始有惡也

真而未始有妄也主乎淨而涵乎動也顧曰善惡真妄動淨此皆對

待皆可以言性而對待之外別有死對之善與淨焉然後可以形容

天性之妙不亦異乎○韓子說所以為性者五在諸子中最高為近理

諸子皆為

張南軒曰性固難言而惟善可得而名之此孟子之言所以為有根

柢也

韓公死動而

道

陳北溪曰孟子道性善從何而來孔子繫辭處一陰一陽之道繼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夫子所謂善是就人物未生之前造化原頭其

說孟子所謂性善則是就成之者性處說是人生以後事曰實由造化原頭處有是繼之者善然成之者性時方能如是之善則孟子之

孟子與淵源字李

所謂善實淵源於夫子所謂善者而來而非有二本也

孟子于夫子非有二本

程子曰人之於性猶器之受光於日日本不動之物性以下論人物之

張子曰凡物莫不有是性由通蔽開塞所以有人物之別由蔽有厚薄故有智愚之別塞者字不可開厚者可以開而開之也難薄者開

開則達夫道與至人

之也易開則達於天道與至人一

與至人一

朱子曰論万物之一原則理同而氣異觀万物之異體則氣猶相近

而理絕不同○問呂與叔云性一也流形之外有剛柔昏明者非性

也有三人焉譬且目而別乎色一居于密室一居于帷箔之下一居

平廣庭之中三人所見昏明各異豈目不同乎隨其所居蔽有厚薄

爾竊謂此言分別性氣甚明又如大明當天万物咸覩此日也蔀屋

之下容光必照亦此日也目之全體未嘗有大小只為隨其所居而

大小不同工曰善○太極動而二氣形二氣形而万化生人與物俱

本乎此則是其所謂同者而二氣五行絪縕交感万變不齊則是其

所謂異者同者其理也異者其氣也必得是理而後有以為人物之

性則其所謂同然者固不得而異也必得是氣而後有以為人物之

形則所謂異者亦不得而同也是以於大孝或問異謂以其理而言

之則万物一原固无人物貴賤之殊以其氣而言之則得其正且通

者為人得其偏且塞者為物是以或貴或賤而有所不能齊者蓋以

此也然其氣雖有不齊而得之以有生者在人物莫不皆有理雖有
 所謂同而得之以為性者人則獨異於物故為知者為運動者此氣
 也為仁義為禮智者此理也知者運動人能之物亦能之而仁義禮
 智則物固有之而豈能全之乎告子乃欲指其氣而遺其理格於其
 同者而不知其所謂異者此所以見闕於孟子而於集註則亦以為
 以氣言之則知者運動人物若不異以理言之則仁義禮智之實非
 物之所能全也於此則言氣同而理異者所以見人之為貴非物之
 所能並於彼則言理同而氣異者所以見太極之死歸久而非有我
 之所得私也以是觀之尚何疑哉○答徐子融曰程子言性即理也
 此一句自古死人敢如此追心則知者之在人而且此理者也張子
 又言由太虛有天之名由氣化有道之名由虛與氣有性之名合性

等字所以其闕
 於孟子

性之名

不知竟有心之名其名義我亦其受皆不易之至論也

不是性中行
 有物

西漢可謂
 之各

程子曰人生氣稟理有善惡然不是性中元有此兩物相對而生也
 有自幼而善有自幼而惡是氣稟有然也善固性也然惡亦不可不
 謂之性也蓋生之謂法人生而靜以上不容說純說性時便已不是
 性也凡人說性只是說繼之者善也孟子言人性善是也夫所謂繼
 之者善也者猶流水而就下也皆水也有流而至海終无所污有流
 而未之固已漸濁有出而甚遠方有所濁有濁之多者言濁之少者
 清濁雖不同然不可以濁者不為水也如此則人不可以不加澄治
 之功故用力敏勇則疾清用力緩怠則遲清及其清也則只是元初
 水也以下論氣質之性

人不可不加澄
 之功

大塊噫氣二

游塵乎曰氣之所位有偏全邪正粹駁厚薄之異猶之大塊噫氣其

性之名

孟子

五

名爲風之所出无異氣也但声之所託者物殊形爾因其声之不同而謂有異風可乎

朱子曰有天地之性有氣質之性天地之性則太極本然之妙万殊之一本也氣質之性則二氣交運而生一本而万殊也○程子云論

發明千古之美
本意之意

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二之則不是所以發明千古至

程子若有功

未盡之意甚為有功○有是理而後有是氣有是氣則必有是理但

知至珠在寒
水中

氣稟之清者為至為賢如室珠在清冷水中稟氣之濁者為愚如室

季通張氣質
太過

肖如珠在濁水中所謂明德者是就濁水中楷棧此珠也○蔡季

通之曰月
義理也

功夫未到則氣質之性不得不重若功夫至則氣質豈得不聽命於

理也○性如日月氣濁者如云霧○孔孟言性之異畧而論之則

二義不盡
言

天子雖不言質而言之孟子乃專言其性之理也但此理在人有

張程有功於
門

以指古者故孟子之生公都子但以其才与精明之此二义皆至

所至言者不程張先生嘗發明之其說甚詳○氣質之說起於張程

有功於至門有補於後文前比未曾有人說到此如臨退之原性中

說三品也是但不曾分明說是氣質之性耳孟子說性善但說得本

原一所以亦費分既諸子說性惡与善惡混使張程之說早出則這

許多說話不用分爭故張程之說立則諸子之說泯矣○性者渾

此最宜分別

然天理而已說說性時則已帶氣矣所謂雜了陰陽更无道此中最

宜分別

黃勉齋曰氣有偏正則所受之理隨而偏正氣有昏明則所受之理

隨而昏明木之氣盛則金之氣衰故仁常多而義常少金之氣盛則

木之氣衰故義常多而仁常少若此者氣質之性有善也以然方其未發也此心湛然物欲不生則氣雖偏而理自正氣雖昏而理自明氣雖有贏之而理則无勝負及其感物而動則或氣動而理隨之或理動而氣挾之由是至善之理隱於氣善惡由之而判矣此未發之前天地之性純粹至善而子思之所謂中也愚嘗以是而質之先師矣答曰未發之前氣不用事所以有善而无惡至此言也○氣有清濁濇如著此物蔽了發不出如燈人紙罩光依在裏面只光了紙便自是光

古所謂中

至善此戶

明大氣單

陳潛室曰仁義礼智者义理之性也知意運動者氣質之性也有义理之性而无氣質之性则义理必无所附著有氣質之性而无义理之性则无異於枯死之物故有义里以行乎血氣之中有無氣以受义

理之體合虛與氣而性全諸子之言性皆於氣質上有見而遂指氣質作性故孟子只就義理上說以攻他未曉處程子恐後學執孟子義理之說而遺失氣質之性故并二者而言之曰論性不論氣不備論氣不論性不明程子之論舉其全孟子之論所以矯諸子之偏人能即程子之言而達孟子之意則其不同之意不辨而自明矣

程孟面之意自明

真西山曰性之不能離乎氣猶水之不能離乎土也性雖不雜乎氣而氣汨之則不能不惡矣水雖不雜乎土而土汨之則不能不濁矣然清者其先而濁者其後也善者其先而惡者其後也先善者本然之性也後惡者形而後有也故所謂善者超然於降衷之初而所謂惡者雜出於有形之後其非相對而並出也昭上矣

華辛巖曰論性之善而不推其氣稟之不同則何以有上智下愚之

不移故曰不脩論氣質之異而不原其性之皆善則遺不達其本也
故曰不明然性氣二者元不相離判而二之則亦非矣

臨川曰程子性即理也一語正是鍼砭世狀鍼認性字之非所以
為太有功張子言形而後有氣質之性善反之則天地之性存焉此
兩性字只是一般非有二也但有理氣之殊耳

程子曰孟子所以獨出諸儒者以能明性也性無不善而有不善者
才也性即理理則自堯舜至於途人一也才稟於氣上有清濁稟其

清者為賢稟其濁者為愚孔子謂上智與下愚不移然亦有可移之
理唯自暴自棄者則不移也

朱子曰心譬水也性水之理也性所以立乎水之靜情所以行乎水
之動故則水之流而至於濫也才者水之氣力所以能流者然其流
有急有緩則是才之不同伊川謂性稟於天才稟於氣是也○問伊
川與孟子言才何如曰孟子所謂才是指本性而言性之發用無有
不善也伊川所謂才是指氣質而言氣有清濁則才亦有清濁也此
與孟子說才小異而語意尤密不可不攷

心

程子曰心一也有指體而言者寂然不動是也有指用而言者感而
遂通天下之故是也惟觀其所見如何耳○問赤子之心與聖人之
心若何曰聖人之心明鏡止水○體會必以心謂體會非心於是有
心小性大之說聖人之心與天為一或者滯心於智識之間故自見
其小耳○人心作主不定正如一箇翻車流轉動搖無須臾停所感
萬端又如懸鏡空中無物不入其中有甚定形不學則却都不察及

感源空而

性命

五

心法卷之五

心法

五

有所學便覺察得是為害司馬君實自謂吾得術矣只管念箇中字
此則又為中繫縛且中字亦何形象若愚夫不思慮冥然無知此又

過與不及之分也有人曾中常若有兩人焉欲為善如有惡以為之

間欲為不善又若有羞惡之心者本無二人此正交戰之驗也特其

志使氣不能亂此大可驗要之聖賢必不害心疾○心定者其言重

以舒不定者其言輕以疾人心必有所止無止則聽於物惟物之聽

何所往而不妄也○嘗喻以心知天猶君京師往長安但知出西門

便可到長安此猶是言作兩處若要誠實只在京師便是到長安更

不可別求長安只心便是天盡之便知性知性便知天當處便認放

更不可外求○今志於義理而心不安樂者何也此則正是剩一箇

助之長雖則心操之則存舍之則亡然而持之太甚便是必有事焉

而正之也不須且恁去如此者只是德孤德不孤必有鄰到德盛後

自无室與左右逢其原也今人主心不定視心如寇賊而不可制不

是事累心乃是心累事當知天下无一物是合少得者不可惡也人

心常要活則周流无窮而不滯于一隅須是大其心使開闊譬如為

九層之臺須大做脚須得又曰閱機事之義機心必生蓋方其閱時

心必喜既喜則如種下種子近思錄○明道在澶州日修橋少一長梁

曾博求之民間後因出入見林木之佳者必起計度之心因悟以戒

本者心不可有一事○韓持国曰道家有三生心住則氣住氣住則

神住在此所謂存三守一伯淳先生曰此三者人終食之須未有不

離者此要只在收放心全書

張子曰虛心然後能盡心又曰虛心则无外以為累

虛心然後不

全書

五

推扇得涼

尹和靖曰橫渠云由知齋有心之名蓋由其知齋強名曰心又曰寂然不動感而遂通天下之故若只寂然不動与木石等也只為感而遂通便是知齋知齋即心也至于推扇得涼是知齋也

李延平曰虛一而靜心方實則物乘之物乘之則動心方動則氣乘之氣乘之則惑惑斯不一矣則喜怒哀樂皆不中節矣

本心之德

問齋是人之本心不容民及故乘間發見之時直是昭著不与物雜于此而自域則本心之体即得其直矣既嘗域之則恐不肯甘心以其虛明不昧之体迷溺于卑污苟賤之中此所以汲汲求明益不能已而其心路已開亦自有可進步處予夫茫然未域言趣者大不侔矣故其竊疑齋為小孝大孝相承之機不知是否朱子曰然問心

小孝大孝相承之機

无私生有感皆通曰善則好之惡則惡之善則賞之惡則刑之此是

之花

圣人至公至神之化心无私主如天地一般寒則徧天下皆寒熱則徧天下皆熱便是有感皆通○自人心而收之則是道心人之心而

道心

放之便是人心人心如卒徒道心如將領是一心只在道上少間人心与道心為一恰是死了那人心相似○心堦云維天之命于穆不已所以為生物之主者天之心也人受天命而生因金待夫夫之所

以生我者以為一身之主渾然在中虛靈知齋常昭昭而不昧生上而不可已也乃所謂人之心其体即所謂元亨利貞之道貞而為仁

又礼智之性其用即所謂春夏秋冬之氣發而為惻隱羞惡辭讓是非之情故体雖具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体則实与天地同其大

大體

万物盖无所不備而无一物出乎是理之外用虽發乎方寸之間而其所以為用則实与天地相流通万事盖无所不貫而无一理不行

之所以為妙

乎事之中此心之所以為妙具動靜一顯微徹表裏始終无間者也
人惟拘于陰陽五行所值之不純而又重以耳目口鼻四肢之欲為
之累于是此心始措于形器之小不能廓然大同無我而其靈亦无
于心矣人之欲全体此心而常為一身之主者必致知之力致而主
敬之功專使胸中光明瑩淨超然于氣稟物欲之上而吾本然之体
所与天地同大者皆有以周遍昭晰而无一理之不明本然之用与
天地流通者皆无听隔絕間斷而无一息之不生身以方其物之未
感也則此心澄然惺惺如鑑之虛如衡之平盖貞對越乎上帝而万
物皆有定于其中矣及夫物之既感也則妍媸高下之應皆因彼之
自爾而具理固周流以貫莫不各止其所如乾道变化各正性命目
无分歟之差而亦未嘗与子之俱往矣靜而天地之体存一本而万殊

物皆有定于一貫

古今人物之所同得

動而天地之用達萬殊而一貫體常涵用用不離體上用渾渾純純是
天理日常呈露於動靜間夫然後何之所以得全於天者真有以復
其本而維天於穆之命亦與之為不已矣此人之所以存夫心之大
畧也所謂體與天地同其大者蓋謂天地間惟一實然之理而已為
造化之樞紐古今人物之所同得惟人為物之靈極是體而全得之
於吾心此心之所謂仁即天之元此心之所謂禮即天之亨此心之
所謂義即天之利此心之所謂智即天之貞天道無外此心之理亦
無外天道無限此心之理亦無限是天道無一物之不體而万物
無一之非天此心之理亦無一物之不體而万物無一之非吾心天
下豈有性外之物而不統於吾心是理之中也哉此心所以為至靈
至妙凡理之所在其思隨之無所不至大極於無際而無不通細入

生理集卷之四

生理

五

於無倫而無不貫前乎上古後乎萬世而無不徹近在畦步遠在萬里而無不同雖至於位天地育万物亦不過充吾心體之本然而非外為者此張子所謂有外之心不足以合天心者也所謂用與天地相流通蓋是理在天地間流行圓轉無一息之停吾心全得是理亦本無一息不生而不與天地相流行人惟欲爭情遂不隔其所流行然後常與天地流通耳且如惻隱一端近而及於親親親之所以當親是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斷其所親者耳一或少有虧焉則天理隔絕於親親之間而不流行矣次而及於仁民如老者之所當安少者之所當懷入井者之所當休惕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失其所懷所安所休惕者耳一或少有失焉則天理便隔絕於仁民之際而不流行矣又遠而及於愛物如長之所以不折胎之所以不殺然之所以不夭亦皆天命流行者然也吾但與之流行而不害其所長所胎所斫者耳一或少有害焉則天理便隔絕於愛物之際而不流行矣凡日用間四端所應但一事不到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下一刻不貫則天理便隔絕於一事之中惟其千條萬緒皆隨彼天地之自爾而心為之周流貫通無入欬之間焉然後與元亨利貞流行乎天地之間者同一用矣此程子所以指天地變化草木蕃以形容恕心充擴得去之氣象也然亦必有是天地同大之體然後有是天地流行之用亦必有是天地流行之用然後有是天地同大之體則其實又非兩截事也

本用非兩截

陳北溪曰此心之量極大萬理無所不包萬事無所不統古人每言孝必欲其博孔子所以孝不厭者皆所以極盡乎此心無窮之量也

陳潛室曰明道言中有主則實實則惠不能入伊川言心有主主則虛虛則和不能入所主不同何也蓋有主則實謂有主人在內先實

二片空明境界

其屋外客不能入故謂之實有主則虛謂外客不能入只有主人自在故又謂之虛知惟實故虛蓋心既誠敬則自然虛明○赤子之心只是真實无偽然喜怒哀樂已是倚向一邊去若未發之中却渾然寂然喜怒哀樂都未形見只有一片空明境界未有倚靠此時只可謂之中要之赤子之心不用機巧未發之中乃存養所致二者實有異義

聖學之要

真西山曰收之使入者大本之所以立推之使出者達道之所以行不收是謂无体不推是謂无用太極之有動靜人心之有寂感一而已矣○大舜十六字開万世心學之源後之聖賢更相授受雖若不同然天授教人守道心之止而遏人欲之九耳心一而已由義理而發無以害之可使與天地參由形氣而發無以檢之至於道命孰不遠始也特毫毛之間終焉有霄壤之隔此精一之功所以為理學之要欵

乃世本之要

吳臨川曰周子云無欲故靜程子云有主則虛此二言實為世心學之綱要也不為外物所動之謂靜不為外物所實之謂虛靜者其本虛者其初也

心性情 時定性 情意 志氣 志意 思慮

上卷下自忘

楊龜山曰六經不言無心惟佛氏言之亦不言修性惟揚雄言之心不可無性不假修故易止言洗心盡性記言正心尊德性孟子言存

孟子言存心

心於性一

胡五各曰探源心言動無息之本可以知性察現聽言動不息之際

可以會情視聽言動直又明著孰知其為此心視聽言動物欲引取

孰知其為人欲是故誠成天下之性性立天下之存情效天下之動

心妙性情之德庸人與聖人同聖人妙而庸人之所以不妙者拘滯

於形氣而不能通耳今欲通之非致知何適哉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情者性之動也心者性情之主也大抵心與

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此處最當體認○心與性不可以動靜言若

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則是將一物分作兩處了心之虛處便包藏

許多道理彌倫天地該括古今推廣得來蓋天蓋地莫不由此此所

以為人心之妙與在人心是之謂性性如心之田地至此中虛莫非

是理而心是神明之舍為一身之主幸性便是許多道理得之於

天而具於心者於智識心慮意皆是情或曰心統性情者也明

道云稟於天為性感為情動為心伊川云目性之有形者謂之心自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此性情心三者未有至當之論夫心一也取然

不動是性感而遂通是情故橫渠云心包性情者也此說最為穩當

如二程先生之說則是性包心情心是存心錄者誤耳○性不可言觀

情之善可以見性之善四端情也性則理也發者情也其本則性也

如見影知形之意

陳潛室曰心居性情之間向裏即是性向外即是情心居二者之間

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只在心裏著到一舉而兼得之橫渠謂心統

性情此語大有功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所謂定者動亦定

性天下之

動

心惟精誠

於形氣而不能通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

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

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

許多道理彌倫天地

以為人心之妙與在人心

是理而心是神明之舍

道云稟於天為性感為情

性之有動者謂之情

不動是性感而遂通

如二程先生之說

情之善可以見性之善

如見影知形之意

陳潛室曰心居性情之間

而統之所以聖賢功夫

性情此語大有功

張子問定性未能不動

猶累於外物何如程子曰

三言大右至

此說最為穩

性天下之

動

心惟精誠

於形氣而不能通耳

朱子曰性者心之理也

性似一而二似二而一

言靜處是性動處是心

許多道理彌倫天地

以為人心之妙與在人心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

六元

○夫道原方
事而先情

靜亦定無所迎無內外苟以外物為外牽已而從之是以已性為有
內外也且以性為隨物於外則當其在外時何者為在內是有意於
絕外誘而不知性之無內外也既以內外為二本則又為可遽語定

哉此一段言夫天地之常以其心普万物而無心聖人之常以其情

順萬事而無情故君子之卒莫若廓然而太公物來而順應此一段

篇之意所謂若万物與我事者即與我事太公之謂便是不累於物易曰貞吉

悔亡憧憧往來朋從爾思苟規規於外誘之除將見城於東而生於

西也非惟日之不足顧其無窮不可得而除也此一段引易以看上

无我之絕于物而亦不累人之情各有所蔽故不能適道大率患在

於自私而用智自私則不能以有為為應亦用智則不能以明為

○夫鑑索照

自然今以惡外物之心而求照无物之地是反鑑而索照也此一段

為應志故求絕于物不法以明為自然故反照于物也易曰

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孟氏亦曰所惡於背者為其然也

與其非外而是內不若內外之而忘也而忘則澄然無事矣無事則

定定則明明則尚何應物之為累哉此段亦引易以結上文良不獲

皆而鑿則不以明為自聖人之喜以物之當喜聖人之怒以物之

然故不若內外之而忘也當怒是聖人之喜怒不繫於心而繫於物也是則聖人豈不應於物

哉烏得以從外者為非而更求在內者為是也今以自私自用智之喜

怒而視聖人喜怒之正為何如哉此一段以聖人喜怒明其夫人之

情易發而難制者惟怒為甚第能於怒時遽忘其怒而觀理之是非

亦可見外誘之不足惡而於道亦思過半矣此一段專說順應一邊

○忘怒理

○忘怒理

○忘怒理
公矣一篇緊
要在此句

○忘怒理

○忘怒理

○忘怒理

君子之孝以
求定

性定則天下
動

聖人之心

朱子曰定性者存養之功至而德性之本然也性定則動靜如一而
內外無間矣天地之所以為天地聖人之所以為聖人不以其定于
君子之孝亦以求定而已矣故曰然而太公者仁之所以為仁也物
來而順應者義之所以為用也仁立義行則性定而天下之動一矣
所謂貞也夫豈急於外誘之除而反為是憧憧哉然常人之所以不
定者非其性之本然也自秋以賊天仁用智以害夫義是以情有所
蔽而憧憧耳不知自反以去其所蔽顧以惡外物為心而反求照於
無物之地亦見其用力愈勞而燭理愈昧益以憧憧而不自知也良
其皆則不自私矣行無事則不用智矣內外兩忘非忘也一循於理
不是內而非外也不是內而非外則太公而順應尚何事物之為累
哉聖人之喜怒哀太公而順應天理之極也衆人之喜怒哀私而用智

生龍活虎

人欺之盛也忘怒則公觀理則愜二者所以為自反而去蔽之方也
夫張子之於道固非後學所敢議然意其強探力取之意多游泳滯
稜之功少故不能無疑於此程子以是發之其旨深哉○明道定性
書都不見一箇下手處然性是知得天下之理都著一毫私意不得
方是所謂知止而後有定也不然只是見得他如生龍活虎相似更
把捉他不得

情如舟車

朱子曰情是發出恁地意是主張要恁地如愛那物是情所以去愛
那物是意情如舟車意如人去使那舟車一般也論情意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

程子曰所見所期不可不遠且大然行之必以力有漸志大必勞
力小任重恐終敗事又曰學者為氣所勝習所奪只可責志以下論志氣志
○義理與客氣常相勝只看消長分數多少為君子小人之別義

理所得漸多則自然知得養氣消散得漸少消盡者是大賢九為人言者理勝則爭明氣忿則招拂

朱子曰志是公然主張要做事底意是私地潛行間發處志如伐意如侵

陳北溪曰論語曰博學而篤志立志要定不要雜要堅不要緩如顏

子曰舜何人也予何人也有為者亦若是若曰文王我師也周公

欺我哉皆以聖人自期皆是能立志孟子曰舜為法於天下可傳於

後世我猶未免為鄉人也天則可憂也憂之如何如舜而已孟子以

舜自期亦是能立志

真西山曰志者心之用也心無不正而其用則有邪正之分志者造

德之基若聖若賢莫不發軔乎此志之所趨無遠不達窮山極海不

能限也志之所向無堅不入銳兵利甲不能禦也善惡二途惟道與

利而已志乎道則義理為之主而物欲不能移志乎利則物欲為之

主而理義不能入堯舜舜跡之所由以異也可不謹乎

許魯齋曰雲從龍風從虎氣從志龍虎所在而風雲從之志之所在

而氣從之

程子曰欲知得與不得於心氣上驗之思慮有得中心說豫沛然有

裕者實得也思慮有得心氣勞耗者實未得也強揣度耳以下論口

未有不能體道而能無思者故坐忘而坐馳有忘之心是則思而已

矣○呂與叔嘗言思慮多不能驅除曰此正如破屋中禦寇東面

一人來未逐得西面又一人至矣左右前後驅逐不暇蓋其四面空

疎盜固易入無緣作得甚定又如虛器入水水自然入若實之以水

破屋禦寇

如侵

積善忘

孟子以舜自期

是矣不發軔

程子在而風雲

坐忘

破屋禦寇

虛器入水

性理大全卷之四

性理

六三

致思如掘井

置之水中水何能入來蓋中有主則實實則外患不能入自然死事
橫渠曰思曰睿睿作聖致思如掘井初有渾水久後稍引動得清道
出來思慮始其濶濁久自明快近思錄

二者是玉

朱子曰知與思二者只是一事知如手相似思是教這手去做事也
思所以用夫知也

道

道者若天
之別

程子曰道未始有天人之別但在天則為天道在地則為地道在人
則為人道○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而曰道者

此語截得未
是窮

惟此語截得上下最分明元來只此是道要在人默而識之也○冲
漠無朕万象森然已具未應不是先已應不是後○今語道則須待
要寂滅湛靜形便如槁木心便如死灰所貴乎智周天地万物而不

論無益
于

遺又幾時要如死灰所貴乎動容周旋中礼又幾時要如槁木心
術無如孟子也只謂必有事焉今既如槁木死灰則却於何處有事

見道之大端

○上天之載無聲無臭其體則謂之易其理則謂之道其用則謂之
神其命於人則謂之性率性則謂之道脩道則謂之教孟子去其中
又發揮出浩然之氣可謂盡矣又曰合內外平物我此見道之大端

○道須是見
得

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言道之體如此這裏湏是自見得近思錄
張子曰天地之道無非以至虛為實人湏於虛中求出實聖人處之
至故擇善首精

○天地中和之主

胡五峯曰堯舜禹湯文武仲尼之道天地中和之至非有取而後為

風動水流

之者也是以周乎万物通乎無窮日用而不可離也○道不能無物
而自道物不能無道而自物道之有物猶風之有動水之有流也夫

致公平之理

孰能間之故雜物求道者妄而已矣

朱子曰道只是致一公平之理而已理一而其用不同如君臣父子
國人是體仁敬慈孝與信是用

聖人如影隨形

張南軒曰凡一飲食一起居之間莫不有其道焉賢者隨時而循理
在聖人則如影之隨形道固不離乎聖人也

聖人如影隨形

陸象山曰此道充塞宇宙天地順此而動故日月不過而四時不忒
聖人順此而動故刑罰清而民服古人所以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也

昌東萊曰夫道非窮天以為高非極地以為深人之所性之中固有
之矣其體則純而不雜其用則施之無方

黃勉齋曰陰陽分而五行具人物生而萬事出太極之妙為之根抵

至極之功與
無間

而周流其間充塞宇宙貫徹古今不可須臾離也形交氣感而直受
不齊欲動情勝而好惡無節心以形役志以氣移理以慾昏性以情
鑿鄉之不可離者特亡其塞莫之存矣圖書出而天文始兆聖賢生
而人文始開二儀肇分仁義著矣五氣順布五事脩矣禮以天秩典
以天叙而教行焉因至顯之象驗至微之理即人事之當然察天命
之本然加之以操存持養則動容周旋無適而不由於斯道之中矣
聖賢之功與天無間凡有血氣莫不尊親心之秉彝不可已也○三
才之植立萬化之流行自一息至於不可窮自一毫至於不可限
量所以綱維主宰者道而已道非他行乎天理之當然不雜以人欲
之私而已自古帝王參天地贊化育更堯舜禹湯六七君上下數千
百年致治之盛常如一日豈有出於此道之外哉

帝王致治之

聖賢之功與天無間

顏子見道分明

陳北溪曰道流行天地之間無所不在無物不有子思言鸞魚躍上下察以證之程子謂子思契鑿為人活潑潑地者正如顏子所謂卓爾孟子所謂躍如之意都是真見得這道理分明故如此說若易

孔子曰性善也根原上論

所謂一陰一陽之謂道孔子此處是就造化根原上論

西山曰器者有形之物也質者無形之理也明道先生曰道即器

器即道兩者未嘗相離蓋凡天下之物有形有象者皆器也其理便在其中若舍器而求理未有不蹈於空虛之見非吾儒之實學也

理

無德必有對

程子曰天地萬物之理無獨必有對皆自然而然非有安排也○天下善惡皆天理謂之惡者非本惡但或過或不及便如此如楊墨之

善惡皆天理

類全書

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

謝上蔡曰天理也人亦理也循理則與天為一與天為一我非我也理也理非理也天也唯文王有純德故曰在帝左右

朱子曰天下之理至虛之中有至實者存至無之中有至有者存夫理者寓於至有之中而不可以目擊而指數也

呂東萊曰天下事有万不同然以理觀之則未嘗異君子須當於異

中而求同則見天下之事本未嘗異

陳北溪曰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

陳北溪曰道理二字亦須有分別万古通行者道也万古不易者理也

許魯齋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

許魯齋曰事物必有理未有無理之物兩件不可離無物則理何所

寓在聖人觀轉遂便知造車或觀擔夫爭道而得運筆意亦此類也

但不可泥於迹而不知變化雖淺近事物亦必有形而上者但冬者

○神功用之妙
能得聖神功用之妙以觀万物之理可也

德

三者所及不同
或問道也德也仁也三者所處不同陳潛室曰道謂事事物物上當然
之理德乃行是道實得於心仁謂本心之德愛之理乃諸德之總會
處在一人身上只是一箇物事但一節密一節耳

仁

程子曰天地之大德曰生天地絪縕万物化醇生之謂性万物之生
意最可觀元者善之長也斯所謂仁也又曰非仁則無以見天地○

仁者以天地万物為一體莫非我也如其在我何所不盡不能有諸

已則其與天地万物豈特相去千万而已哉○觀物於靜中皆有春

意切脉最可體仁○觀鷄雛此可觀仁○問仁曰此在諸公自思之

○聖賢所言仁處類聚觀之體認出來又曰心譬如穀種生之性便

是仁陽氣發處乃情也又曰仁之道要之只道一公字公只是仁之

理不可將公便喚作仁公而以人體之故為仁只為公則物我兼照

二所以能恕所以能愛恕則仁之施愛則仁之用也若於此愛

泉之也必則泉之流出愛則泉之潤澤公則斷通而學者識得仁

體實有終已只要義理栽培如求狂義皆栽培之意博學而篤志切

問而近思何以言仁在其中矣學者要思待之了此便是徹上徹下

之道又曰孔子言仁只說出門如見大賓使民如承大祭看其氣象

便須心廣體胖周旋自然中礼惟謹獨便是守之之法敦篤虛靜者

仁之本不輕妄便是敦厚也無所繫閔昏塞便是虛靜也此難以頓

悟苟知之須久於道實體之方知其味夫仁亦在乎熟之而已矣近

○此書之旨
○此書之旨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徹上

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

和靖曰厚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准公可盡之伊川又之云思而

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李延平答朱元晦書曰來論以為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

端緒如胎息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

瑣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

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足而已若犬之性牛之

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

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耳

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倫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

儀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

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從此推出分

殊合且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引此而仁一以貫之此蓋全在知

字上用力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

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

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

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

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得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

○純亦不已天德也造次必於是顛沛必於是三月不違仁之氣

○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此事徹上

徹下語聖人元無二語

張子曰虛者仁之原禮義者仁之用

和靖曰厚見伊川請益曰某以仁准公可盡之伊川又之云思而

至此學者所難及也天心所以至仁者惟公爾人能至公便是仁

李延平答朱元晦書曰來論以為仁是心之正理能發能用底一箇

端緒如胎息包涵其中生氣無不純備而流動發生自然之機又無

瑣刻停息憤盈發洩觸處貫通體用相循初無間斷此說推擴得甚

好但又云人之所以為人而異乎禽獸者以足而已若犬之性牛之

性則不得而與焉若如此恐有礙蓋天地中所生物本源則一雖禽

獸草木生理亦無頃刻停息間斷者但人得其秀而最靈耳

之氣所聚禽獸得其倫而已此其所以異也若謂流動發生自然之

儀與夫無頃刻停息間斷即禽獸之體亦自如此若以為此理惟人

獨得之即恐推測體認處未精於他處便有差也又云從此推出分

殊合且處便是義以下數句莫不引此而仁一以貫之此蓋全在知

字上用力仁字只是有知覺了了之體若於此不下工夫令透徹

即何緣見得本源毫髮之分殊哉此正是本源體用兼舉處仁道之

立正在於此仁之一字正如四德之元而仁義二字正如立天道之

陰陽立地道之柔剛皆包攝在此二字爾

朱子曰天地以生物為心者也而人物之生又各得夫天地之心以

為心者也故語心之得雖其總攝貫通無所不備然一言以蔽之則

曰仁而已矣蓋天地之心其德有四曰元亨利貞而元無不統其運
 行焉則為春夏秋冬之序而春生之氣無所不通故人之為心其德
 亦有四曰仁義禮智而仁無不包其發用焉則為爰恭宜別之信而
 惻隱之心無所不貫故論天地之心者則曰乾元坤元則四德之體
 并不待悉數而足論人心之妙者則曰仁人心也則四德之體用亦
 不待遍舉而該蓋仁之為道乃天也生物之心即物而在情之未發
 而此體已具情之既發而其用不窮誠能體而存之則衆善之源自
 行之本莫不任是此孔門之教所以必使學者汲汲於求仁也其言
 有曰克己復禮為仁言能克夫己私復乎天理則此心之體無不在
 而此心之用無不行也又曰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則亦所以存此
 心也又曰事親孝事兄友及物忠則亦所以行此心也又曰求仁得

孔子之教必
 使各求其
 仁

四
 德

仁則以壞國而逃棟伐而餓為饑矣乎此心也又曰殺身成仁則
 以欲甚于生惡甚于死為能不害乎此心也此心何心也在天地則
 塊然生物之心在人則溫然愛人利物之心包四德而貫四端者也
 程子之所增以愛之發而名仁者也吾之所論以愛之理而名仁者
 也蓋所增愛情仁性者雖其分域之不同然其脈絡之通各有攸屬
 者則曷嘗判然隔絕而不相管哉彼程門楊氏所謂物我為一者可
 以見仁之无不愛矣而非仁之所以為體之真也堯氏所謂心有知
 者可以見仁之包乎智矣而非仁之所以得名之實也現孔子答
 子貢博施濟眾之間上程子所增竟不可以訓仁者則可見矣抑泛
 言同體者使人含糊昏緩而无齷切之功其弊或至于忽物為已者
 有之矣專言知竟者使人張皇迫蹙而无沉潛之味其弊或至于忽

欲為里者有之矣一忘一助二者蓋胥失之而不知其之云者于聖門
 所云梁山能守之氣象尤不相似予尚安得復以此而論仁哉○問
 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曰仁者心之德猶言潤者水之德燥者火之德
 愛之理猶言木之根水之源也○仁者愛之理理是根愛是苗仁之
 愛如糖之甜醋之酸愛是那滋味○仁包四德發于剛果處亦是仁
 發于辭遜是非亦是仁正猶觀山所謂橫看成嶺直看成峰若自家
 見他不盡初增只是一嶺及少時又見一峯出來便是未曾盡是至
 山到底无定據也○堯乎若春陽之温汎乎若醪酒之醇此是形容
 仁底意思○程子言仁本末甚備今撮其大要不過數言蓋曰仁者
 生之性也而愛其情也孝悌其用也公者所以体仁猶言克己復禮
 為仁也學者于前三言者可以識仁之心得於後一言者可以知其

由是言之

巨三自山

春于休酒

仁之性也

力之方矣

仁之性也

然頭頭做着

用力之方矣又增愛是仁之用恕所以施愛者施用而字稜動不得
 ○仁雖是有剛直意畢竟本是箇温和之物但出來發有時有許多
 般頭得是是非辭遜斷制三者方成仁之事及至事定三者各退仁仍
 舊温和緣是他本性如此○孝者溥愛求仁所謂求仁者不放此心
 聖人亦只教人求仁蓋仁又礼智四者仁足以包之若身存得仁自
 然頭頭做着不用逐事安排故曰苟志于仁矣无惡也今者不孝亦
 要識此意所謂顧是天之明命无他求其放心而已
 陳比溪曰自孔門後无識仁者漢人只以恩義之說仁韓子因遂以博
 愛為仁至程子非之而曰仁性也愛情也以愛為仁是以情為性
 至哉言乎然自程子之言一出門人又一向說愛言仁而不之甚矣
 不知愛難不可以正名仁而仁亦不能難乎愛也士蔡遂專以知查

言仁夫仁者固能知竟而增知竟為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知至處純是天理禮之仁也龜山又以万物与我為一為仁夫仁者固与万物為一然增与万物為一為仁則不可若能轉一步觀之只与与万物為一之前純是天理流行便是仁也呂氏克已歸又說去有已須与万物為一體方為仁其視仁在吾若躡法在外却死然且其如何得与物合一洞然八荒如何得皆在我門之內未失孔門向來傳授心法本旨至文公始以心之德愛之里六字形容之而仁之妙始親切矣

陳潛室曰一蔡專以克己言仁所以晦翁絕口不言只克己之里心之德此一尊吾亦合克己在申可更懇求真西山曰君之里心之德之字之乃先儒所未言而又公始發之

文公有功於孝

孟氏明用力之

孝者以強矯

其有功於孝者至矣。○自非聖人未有不由恕而至仁者故孟氏亦曰強恕而行求仁莫近焉。恕以強言蓋明用力之難。孝者當以強矯百房云爾。夫恕之所以難者何也。道心惟微物欲易錮私見一立人已異。觀天理之公於是過絕而不行矣。有志於仁者當知窮壤之間與吾並生莫非同休。同則性同性同則情同公其心平其施必均。齊而毋偏吝必方正而毋傾邪。帥是以往將無一物不獲者。此所謂絜矩之道也。然大孝既言絜矩而繼以義利者。豈異指哉。利則惟己是營義則與人同歆。世之君子平居論說孰不以平物我公好惡為當然而私意橫生莫能自克者。以利焉。利也者其本心之螟蟻正塗之榛莽。與大孝丁寧於絕簡。孟子慷慨於首章。至資深切為人未有先乎此者。然則士之求仁當自絜矩始而推其端又自明義利之

聖人深切為人

求仁當自切近

始

孟荷

分始○凡天下至微之物皆得天地發生之心以為心故自心中發
出生意文成無限物且如蓮實之中有所謂小荷者便儼然如一根
之荷故上蔡先生論仁以桃仁杏仁比之謂其中有生意緣種便生
故也

又云如天

吳臨川曰天地生物之心曰仁惟天地之壽最久聖人之仁如天地
亦唯上古聖人之壽最久

仁義禮智

終

四端迭為賓

朱子曰仁義互為躰用動靜仁之躰本靜而其用則流行不窮義之
用本動而其躰則各正其所○四端迭為賓主然仁智其惣統也恭
而无礼則勞是以礼為主也君子義以為質是以义為主也蓋四德
未嘗相離遇事則迭見曾出要在人默而識之耳○仁只是一箇渾

性中有所○性中有所四者謂教人却只以求仁為急緣仁却是四者之先
者

若能存得温厚底意思在這裏到言著發揮時便自然會言著發揮
到剛斷時便自然會剛斷到收斂時便自然會收斂○仁義禮智孔
門未嘗備言至孟子而始備言之者蓋孔子時性善之理素明雖不
詳著而說自具至孟子時異端興起往往以性為不善孟子思有以
明之于是別而言之○問二蕪四端意思理會不透曰上蔡本史文
成誦明道謂其玩物喪志上蔡汗流浹背面發赤色明道云此便見
惻隱之心且道上蔡問過慚惶自是羞惡之心惟是有惻隱之心方
會動性動了方有羞惡

此便是惻
隱之心

為仁莫要
乎克己

南軒張氏曰為仁莫要乎克己上私既克則廓然太公而其愛之理
素具於性者無所蔽天愛之理無所蔽則與天地万物血脉貫通而

其用亦無不周矣故指愛以名仁則迷其体而愛之理則仁也指公以為仁則失其直而公者人之所以能仁也

西山真氏曰人與天地本一無二而其所以異者天地無心而人有欲天地惟無心也是以秋穆之命終古常新人之生也初皆全具此理唯其有形体之累則不能无物欲之私故當其惻隱之發而有以撓之則仁不能充矣四端皆缺此孟子所以拳匕於充之一言也蓋善端之發亦猶陰陽之氣北於二至物皆動然而未著也追陽浸而長至于正月則天地之氣和而物皆發達矣陰浸而長至於七月則天地之氣肅而物皆收斂矣人能体天地之心以為心因其善端之發保養扶持則一念之惻隱可以澤万世一念之羞惡可以正万民堯舜之仁湯武之義所以與天地同其大者以其能充之也

大天地同具

仁義禮智信

張子曰仁不得義則不行不得禮則不立不得智則不知不得信則不能守此致一之道也

義字如橫 朱子曰信如五行之有土非土不足以載四者○義字如橫 劔利刃 相似凡事到前便兩分去如中許多勞勞攘攘到此一各割斷了

誠

程子曰至安之謂誠不欺其心也動以天為至安動以人欲則妄矣○主一者謂之敬一者謂之誠

張子曰誠則實也不虛者天之實也万物取足於太虛人亦出於太虛太虛者心之實也

朱子曰由漢以來專以誠懸言誠至程子乃以實理言中庸亦有言

實理為誠，誠亦有言。誠者，為誠處，不可以實理為誠，而以誠為非誠也。○无妄是盡天地万物所同得底渾渾淪淪道理，不欺是就一邊人身上說。无妄者，善也。獨善人為无妄，則可謂善人為不欺，則不可。○問誠者，信如何？分曰：誠是箇自然之實信，是箇人所為之實中。庸說誠者，天之道也，便是誠者，誠之者，人之道也，便是信。誠者，天之道，這是聖人之誠。○誠者，以心之全体而言，忠字以其應事接物而言，此義理之本名也。○問性誠曰：性是實誠，是虛性，是理底名。誠是好處底名。又曰：五經云：誠者，道之平中者，性之道乎？仁者，心之道乎？此語分得輕重虛實處，却好。其以為道字，未若改做德字更親切。○誠字在道，則為實有之理；在人，則為發然之心。而其維持主宰人，在敬字。

勉齋黃氏曰：誠字也。隨人看如說誠，自不妄語，人不妄語，只是不裏面一路未及躬行底話。假如天下雷行，物亦无妄，這道理都恁實地，仁便實是仁，義便實是義，更无一點虛。

忠信

程子曰：盡已死，為忠；體物无違，為信。表裏之義也。

朱子曰：忠是要盡自家這箇心，信是要盡自家這箇道理。○問忠信本无二致，自其發於內而言之，謂忠；自其因物應之，謂信。我曰：表裏之謂明道，以此釋曾子之言曰：為人謀而不忠，為朋友交而不

忠信，未无二致。

信，為人謀，則謀在我，是亦發於中之意；為朋友交，則朋友在外，是亦遇事而應之之意。明道論忠信，內外大略如此。否南軒張氏曰：盡於已為忠，形於物為信。忠信可以內外言，亦可以体用言也。要之形於

物者即其善於己者也玩程子之辭意義甚包涵矣○問忠信之信
與五常之信如何分別曰五常之信以心之實理而言忠信之信以
言之實理而言須是逐一看得透徹

忠信

上附蔡氏曰昔人有問明道先生云如何斯可謂之忠信明道曰充
廣得去則為忠信如何是充廣得去底程子曰天地變化草木蕃充
廣不去時如何曰天地閉賢人隱此可以見盡不盡矣○忠信猶
形影也无忠做信不出

朱子曰忠是本根如是枝葉乃是本根中發出枝葉枝葉即是本根
○忠者天下大公之道知所以行之也忠言其體也知言其用
道也○忠知兩字在聖人有聖人之用在賢者有賢者之用又曰

聖人有
之用

聖人身上說忠孝天之天者人之天就孝者身上說忠者人之

天知者人之天問程子言心為知如心之義何如曰萬物之心
便如天地之心天下之心便如聖人之心天地之生萬物一箇物裏

面便有箇天地之心聖人於天下箇人裏面便有箇聖人之心聖
人之心自然無所不到此便如道亦各正性命聖人之忠也

如之所不欲勿施於人便是所已之求如那物上賢者之忠也
北溪陳氏曰恕道理甚大在七人只一門之內應接無幾其所推者

有限就有位者而言則所推大而所及者甚廣苟中天下而立則
其所推愈大如君欲以天下歸其親却使天下之人父母凍餒不往

以遂其孝吾欲長其長幼其幼却使天下之人兄弟妻子離散不致
以失其處吾欲享四海之歸似海內困窮無告者不得以遂其生

生之與如此便是全不推已便是不恕

恭敬

程子曰發於外者之謂恭有以中者之謂敬

朱子曰恭主容敬主事自敬而言則恭較略自行事而言則敬為

切自物而言則恭不如敬之切自聖人而言則敬不如恭之安

此蓋言其二者是敬之見於外者敬是恭之存於中者然未有內無

敬而外能恭者亦未有外能無而內無敬者恭敬不是二物如形影

忠恕相
開一盤

與忠信忠恕相關一盤

新刊性理集要卷之終

110X
330
8